



退溪集

二十八
止

~ 16
2327
30年



和
號 2327
卷 30-30

退溪先生世系圖

樂善齋

一世	碩	麗未以真寶 縣吏中司馬 試後以子 脩貴追封奉 司大夫 直使
二世	子脩	明書業及第 官至通憲大 夫判典儀寺 事至正辛丑 以禪將從鄭 世雲討賊 復京城賜封 社功臣號封 子安君生
三世	六侯	少訓大夫 器守副正以 會孫賜貴 贈通訓大夫 司僕寺正娶 監察權希正 女生
四世	禎	以蔭補知印 仕至中憲大 夫善山 後以孫 贈通政大夫 贈嘉善大夫 以先生貴 戶曹參判兼 同知義禁府 事配 市州事 女陽下

進七以子賜 貴贈嘉善 大夫兵曹參 判後以先生 貴累贈資 憲大夫史曹 判書兼知義 禁府事配金 氏副司直有 庸女生子植	進上以子 貴贈嘉善 大夫史曹參 判後以先生 貴贈崇政 憲大夫議政 左贊成兼判 義禁府事配 義城金氏再 娶春川外氏	子季浩後 景洪謚文 純公有二 子寓家	官至軍器寺 金正生三子 安道純道 諱道	八世 寫
九世 安道	十世 疑 二子道第 命哲	十一世 命哲	十二世 泉 號百第	七世 晃

司醞署 直長	社稷署 直長	順陵參奉	御守有子	純道
律	誠哲 漢城府 判官	次宗 顯陵參奉有 子守泰守大	宗 有子守桐	尚衣院 別監
允哲 元台	柔 有子守聖	守仁	柔 有子守聖	童丞參教官
在達 繼后早 發嗣子	梁嗣子弘			

祭嗣子怡

集

前縣監有子

守守相守

會守沅守欽

守恬守方守

定

懷有子守約

柱有子守經

親有子守近

守徽

祭有子守元

詠道

原州牧使
贈奉政院左
承旨

岐

希哲

長水道
察訪

克哲

司僕寺
主簿

十三世

守謙

司憲府
監察

十四世

世德

世憲

十五世

守泰

世輔

世弼

守大

世傑

守仁

生員

守淵

前厚陵參

守澤

守聖

守弘

守會

守恒

守沉

守欽

守恬

守方

守定

守約

前靖陵參

世震

文獻院司書

世觀

龜範

龜夏

世觀

世遠

世恒

世復

世泰

世雨

世浹

守經

守近

守時

守勛

守微

守元

世役

世翕

守元

十六年癸亥 先生三歲

十七年甲子 先生四歲

十八年乙丑 先生五歲

武宗正德元年 中宗大丙寅先生六歲始知讀書 老夫

類解千字文先生就學朝必洗掃至籬外數

二年丁卯 先生七歲

三年戊辰 夫人曰汝兄則傷手不汝何泣耶對

溫恭遜擄對尊文不敵有情客雖中夜熟寐長者

謹自六七歲已然

四年己巳 先生九歲

五年庚午 先生十歲

六年辛未 先生十歲

七年壬申 先生十歲 受論語于叔父松齋公瑀 至第

明孝出則勞揚然自警曰人子之道當如是矣一

日將理字問松齋曰心事之是者是理乎松齋喜

曰汝已解文義矣松齋性簡嚴於子弟少有許可

先生與兄大憲公灑同受業松齋每誦之曰亡兄

有此兩兒為不亡矣又謂先生曰 好讀書雖稠人廣坐必向壁潛

九年丙戌 先生十歲

十年乙亥 先生十歲

玩愛詩明詩人

十一年丙子 先生十歲

十二年丁丑 先生十一歲

十三年戊寅 先生十八歲 ○有遊春詠野塘一絕
云露香天天繞水涯小塘清活淨無

十四年己卯 先生十九歲 ○有詠懷詩獨愛林廬
只怕時時燕蹴波

十五年庚辰 先生二十歲 讀周易講究其義殆忘寢食
源頭會却把吾心看太虛

十六年辛巳 先生二十一歲 聘夫人許氏 進士瓚之女

自是常有羸痺之疾 ○後先生與趙士敬書云僕
早年妄嘗有意而昧其方徒以刻苦過甚得羸痺

疾之

世宗嘉靖元年壬子 先生二歲

二年癸未 先生三歲 十月子寓生 ○是歲先生始遊

大學 時經已卯之獨士習浮薄見先生舉止有法

而已先生未幾還鄉河西以詩贈別
有云夫子嶺之秀李杜文章王趙筆

三年甲申 先生四歲

四年乙酉 先生五歲

五年丙戌 先生六歲

六年丁亥 先生七歲 秋赴慶尚道鄉解進士試居首

生員第二 ○十月子蒙生 ○十一月夫人許氏卒

七年戊子 先生八歲 春中進士會試二等

八年己丑先生二十九歲

九年庚寅先生三十歲聘夫人權氏奉事碩

十年辛卯先生三十一歲六月側室子寂生

十一年壬辰先生三十二歲○先生自中司馬試

赴舉是年文科別舉初試居第二自京還鄉宿路

邊村舍夜中遇盜同行驚惶失措而先生凝然不

動
十二年癸巳先生三十三歲遊泮宮流輩多秋下鄉道經

驪州見慕齋金先生是行隨權忠定公撥同行幕

胡村先生晚年自言見慕齋始聞正入君子之論赴慶尚道鄉舉居第一

十三年甲午先生三十四歲三月及第出身四月選補丞

文院權知副正字薦授藝文館檢閱兼春秋館記

事官即遞還為承文院副正字先是先生外舅權

碩以已卯士類與安處誦之獄被罪死碩亦坐廢

至是諫官承權臣風旨以為其碩女婿不可為史

官其薦之者亦非營請推藝文館官而還先生

史職於是論說紛然一館皆坐罷而先生遂還金

安老有田庄在榮川郡乃夫人許氏鄉也安老以

同鄉之故願見先生先生不往見由是銜之嗾臺

諫論六月陞正字○七月乞假下鄉省親○十月

陞著作還朝試文臣著英會圖十二月陞務功

郎博士

十四年乙未先生三十五歲六月差護送官送倭奴于東

萊過驪州與牧使李純遊神勸寺有詩云問幾可

能探理宿談仙直發謝時流先生自註云公託

皇極內篇積功二十餘年而始就。是日論內篇及參同契修煉之法。○是行取道鄉邑省大夫入而夫。

十五年丙申先生三十六歲三月授宣務郎○六月陞成

均館典籍兼中學教授○七月乞假省親○九月

拜戶曹佐郎

十六年丁酉先生三十七歲四月授宣教郎○五月授承

訓郎○九月授承議郎○十月丁母夫人朴氏憂

先生自陞六品設乞斗便養而為當路所沮至是自京奔喪服中柴毀成疾幾至不救十二

月甲子葬朴夫人于溫溪樹谷之原

十七年戊戌先生三十八歲

十八年己亥先生三十九歲二月服闋○拜弘文館副

修撰是日陞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時

安老已敗故先生選入玉堂兄大憲公方以舍人兼春秋先生避嫌不帶記事官

十九年庚子先生四十歲正月拜司諫院正言被召

還朝○二月授奉訓郎陞奉直郎○三月兼承文

院校檢○四月知製教自是通政以下拜司憲

府持平咸膺樂等事雖皆文具而行之當以至

識也若因旱數赦則甚不可古人云數赦則眾善受害奸人致喜近者奸細之徒意謂早赦必赦作

其弊不小矣上嘉納移拜刑曹正郎既而因事

罷○九月叙用復拜刑曹正郎兼承文院校理除

弘文館副校理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

○十月陞校理○十一月授通善郎

二十年辛丑十一歲三月入對 經筵啓事時牛疫甚

先生啓曰五行志云土生萬物土氣不養則稼穡不成於是牛禍前冬有地震之變而今腐疫

牛疫一時而作古人之言信不誣矣且春方憂旱土脉不潤凶荒之兆已見農事亦可占矣災異疊

出莫甚今日願上更加修省後入侍夕講又啓曰漢明帝時天旱鐘離意上疏諫明帝即罷營

繕曉諭所失於百官應時大雨近有災變而此憂勤惕慮罪已之辭亦甚懇切而天適雨焉以此

見之天人應其理不爽大抵內實盡誠則其應至矣易曰君子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中庸云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凡舉措之事賜暇讀書在務合人心和則災異可去矣 賜暇讀書在

東湖乃國家儲養人才之地極選文學之士以克之輪番讀書與其選者榮比登瀛焉然被選之人

多遊放自逸先生每番必往往必以讀書為事於南樓左偏起小堂名以文會有逐年書堂唱酬諸

作四月拜司憲府持平○五月拜弘文館修撰○

以咨文點馬赴義州有義州雜詠十二絕陞副校理承催

旨還朝○十月兼 世子侍講院文學○十一月

拜司憲府持平○十二月以病辭除成均館典籍

又拜刑曹正郎

二十一年壬寅先生四十二歲二月拜弘文館副校理兼

如故三月入侍 經席臨文 啓曰一代之興必

亡也專由於外戚之規模東漢光武不尚外戚而及其孫不能守之以誤國事章帝亦賢君而其時始有

外戚專擅之漸凡讀史須看治亂之所由然後有益矣○先生趣尚高潔常有急流勇退之志雖處

榮官非其所樂也是年春在玉堂直廬有憶梅詩
云一樹庭梅雲滿枝風塵湖海夢差池玉堂坐對
春宵月鵝鴈聲中有所拜議政府檢詳仍差御
思其雅意所在可見
史下忠清道檢察郡邑救荒能否四月復命

上引見問林荒形止先生啓曰古云國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今一歲凶歉而公私窘匱如此今年若又失農則救荒之事不能成矣常時經費擗節蓄儲然後雖有不虞之災而無窘急之患也又啓公州判官印貴孫恃戾貪汚送晦齋李先生于不謹荒政請治其罪上從之

南郊時晦齋歸五月授通德郎陞舍人兼承文院

校勘侍講院文學○八月送龔巖李公賢輔還鄉

別詩送差災傷御史往江原道有過清平山詩序十二月

拜司憲府掌令

二十二年癸卯先生四十三歲二月病辭拜宗親府典籤

又拜掌令遷典設司守○六月授朝奉大夫○七

月拜成均館司藝兼承文院校勘侍講院弼善○

八月授朝散大夫陞司諫院司諫病未拜除司僕

寺僉正有送金厚之修撰乞假歸觀詩云我昔與子游泮宮一言道合欣相得君知處世如

虛舟我信散材同擣櫟富貴於我等浮雲偶然得之非吾求秋風蕭蕭吹漢水海山千里君先去

十月拜成均館司成○乞假還鄉省墓○十一月

除禮賓寺副正不赴按先生後與曹南冥書云某

親老親善強使之由科第取利祿某當時實無見識輒為所動偶名薦書汨沒塵埃日有不暇他尚何說哉其後病益深又自度無所歛為於世始乃回頭住脚益取古聖賢書而讀之於是揚然覺悟

欲進而改塗易轍以收桑榆之景乞身避位抱負
墳典而來投於故山之中將以益求其所未至庶
幾賴天之靈萬有一得於錄累寸積之餘不至虛
過此迫人自癸卯至壬子凡三退歸而三召還
以老病之精力加不專之工程如是而欲望其有
成不亦難乎又鄭惟一撰言行錄云先生本少官
情又見時事有大機關自癸卯始決退休之志自
是以後雖屢被召十二月授奉列大夫
還常不久於朝云

二十三年甲辰先生四歲二月以弘文館校理召

還始有讀書堂梅花暮春詩四月除世子侍講院左

弼善以病不拜除司憲府掌令○六月病辭移拜

成均館直講又拜弘文館校理病遞除宗親府典

籤有奉贈宋圭菴麟壽赴京詩八月拜弘文館應教兼經筵

侍講官春秋館編修官承文院校勘○九月乞假

還鄉○十月還朝○十一月 中宗昇遐使朝廷遣

朝告訃請謚兩表皆先生所製并書及到中朝禮部官漢賞曰表辭甚好書法亦妙使臣還答其

賜馬命

二十四年壬宗大乙巳先生四十五歲正月差遠接使

從事官病不行有送林士遂赴義州詩三月病免除內瞻寺

僉正○四月授奉正大夫移拜軍資監僉正○五

月授中訓大夫○六月拜弘文館應教陞典翰兼

如故○七月 仁宗昇遐 明廟即位上疏請許

倭人乞和先是庚午歲三浦倭奴作亂殺邊將朝廷遣柳聯年黃衡等討平之遂絕倭不

許納款至是倭人屢乞和朝廷因前事更却之時
國有大喪人心危懼先生憂其啓構禍上疏論
之其略曰往者島夷蛇梁之變不過狗鼠之偷耳
既殺賊徒而去之又掃雷館而逐之國威既震王
法亦正彼乃但威報德革心改過仇首而祈哀搖
尾而乞憐王道蕩蕩不違詐不億不信苟以是心
至斯受之而已方今天變見於上人事闕於下大
禍重疊國運艱否此東方何等時也且國家已與
北虜構釁設使南止二虜一時俱發則將何所恃
而能辦此乎聞朝廷絕倭之請心竊恠嘆以爲此
事關百年社稷之憂係億萬生靈之命願以臣此
章稟于 慈殿而博謀在廷之臣折衷而審處之
八月授中直大夫病辭館職除通禮院相禮○九
月除司饗院正又拜弘文館典翰兼如故○十月
李邕啓請削職時權奸用事士禍大起誅竄相繼
人皆重足以立右相李邕尤凶險
知士論不與欲盡去異已以拊制衆口詣闕獨啓
近日定罪各適其當但朝士坐罷者有所未盡李

天啓李混權勿李湛丁煥請並罷於是先生與丁
公曠等數人同日削職朝野駭憤○十二日
廟禱宮發引山陵先生不得命還職李元祿素
入班次祀往郊外望哭行禮
重先生力諫邕林石齡之黨也亦言於元曰李
某謹請自守人所共知今若罪此人必以爲前
日被罪者皆誣在是邕又請開謝叙用拜司僕
前啓不審請還給牒故有是命
寺正兼承文院參校○十一月授通訓大夫差迎
接都監師廳

二十五年 明宗大 丙午先生四十六歲 二月乞假還鄉
葦外舅權公璿○五月病未還朝解職○七月夫
人權氏卒○八月除校書館校理兼承文院校理
○十一月除禮賓寺正皆不赴○築養真菴于退

溪之東巖人屋稠密頗未始假寓于退

真溪俗名兔溪先生以退改兔因自號焉

二十六年丁未先生四十七歲七月除安東府使不赴○

八月拜弘文館應教兼如故被 召還朝有古意

病中讀史十二月病辭除儀賓府經歷時國論愈

有或等詩文館文章請罪鳳城君先

二十七午戊申先生四十八歲正月求外補拜丹陽郡守

先生乞外有深意求青松不得授丹陽有詩云青

松白鶴雖無分碧水丹山信有緣先生治郡誠

信慈惻政事清簡吏民皆便之郡地多奇勝如龜

潭島潭等處尤佳先生於簿領之假遊陟吟賞蕭

然有出塵之趣有續丹陽山水二月間子家喪○

可適者記及二樂樓花灘等詩

八月行釋奠于鄉校○九月受假還鄉省墓○十

月換授豐基郡兄大憲公為忠清監

二十八年己酉先生四十九歲二月行釋奠于鄉校○寒

食省先塋○四月遊小白山有遊山錄及石峯寺

詩九司以病呈辭狀于監司○十二月上監司書

請白雲洞書院扁額書籍啓聞頒降白雲洞在屏

所溪之上乃前朝安文成公裕故居也周世賜焉

郡守治創書院于其處祀文成且為諸生遊學之

於上則恐遂廢墜上書監司請轉聞于見然教不由

朝故事頌降書藉宣賜扁額兼給士田賦養使學

者有所依歸監司沈通源以聞于朝於是賜號

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等書書院之興始此以病三

辭予監司請解官不待報而歸行索蕭然惟言籍數篋而已

二十九年庚戌先生五正月以擅棄任所奪告身

二等○二月始卜居于退溪之西先是得地震明洞紫霞峯下營

室未畢又遷于竹洞又以洞狹隘且無構實栖菴

溪流乃卜於溪上蓋二遷而定居焉構實栖菴

堂名靜習讀書其中有詩曰身退安思分學退憂

暮境溪上始定居臨流日有省自是從遊之士日

衆拜龔巖李公于汾川有和東坡月夜飲杏花下詩四月龔光

影塘在寒地菴前下天光八月聞兄左尹公濯訃

左尹公會在憲府論李范不合為相至是為范所構爾杖流沒於道

三十年辛亥先生五是年先生不仕家居有以諸

韻首三月往省安東馬鳴洞先祖塋

三十一年壬子先生五十二歲○有立春二絕其

坐超然梅窻又見春消一云黃卷中間對聖賢虛明一室

息莫向瑤琴嘆絕絃訪龔巖于臨江寺誦四月

拜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

館記注官承文院校理被召還朝○五月初八

日入侍進講臨文啓曰積善之家必有利慶積

自以為此事何害而其惡漸積則終至於大禍古

人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皆

當服膺乎精一執中之訓一以守之而無雜於私

則邪念自爾不萌而其所主者一於公一於正而

已公私義利之辨拜司憲府執義辭不允○六

月與同僚上劄論事以病辭拜弘文館副應教○

七月陞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時大司成有闕

吏曹以大臣意

啓請擇堂下官能文有才行者擬坐於是先
生首擬超陞○跋周慎齋世鵬遊清涼山錄十一

月病辭拜上護軍

三十二年癸丑先生五十三歲四月拜大司成廢弛下

勸學節目令申明舉行先生不許通文四學諭諸生略

曰學校風化之源首善之地士子禮義之宗尤氣

當以禮義相先師嚴生敬各盡其道自今諸生凡

日用飲食無不周旋於禮義之中惟務更相飭勵

灑濯舊習推入事父兄之心為出事長上之禮內

主忠信外行遜悌以副國家右文興化設學養士

意六月賜學田率諸生上箋謝○七月製進

大王大妃還政教書○以病辭拜副護軍○八月

差親試對讀宮○九月丙辰景福宮災製進慰

安宗廟祭文○拜忠武衛上護軍有洪應吉遊

十月改訂鄭之雲天命圖天命圖且有說先生為

之改訂而叙其後略曰混自筮仕來寓居漢陽之

西城門內者前後二十年而尚未與隣居鄭靜而

相識往來也一日得所謂天命圖者其圖與說頗

有舛訛因入扣靜而求見本圖已而又求見靜而

皆往復數三而後肯焉靜而曰向者學於慕齋思

齋兩先生門下聞其緒論顧患其性理微妙無所

准明試取朱子之說參以諸說作為一圖捧以質

疑於先生請其誤處則曰非積功未可輕議厥後

自覺其非而改之者亦多尚未有定本混曰兩先

生所以不安處則又安可苟同曲護終不辨其是

既數月靜而以其改圖及其附說來示混復相與
參校整完雖未及其果為無謬與否而自吾輩所
見殆竭其所可及者於是揭諸左右朝夕潛心
玩繹庶幾因圖自牖啓發其衷而有少進益云

三十三年甲寅先生五十四歲二月製東宮上梁文○四

月製思政殿上梁文○五月拜刑曹參議○六月

移拜兵曹參議○七月哭周慎齋詞有挽與盧伊齋

守慎書論夙興夜寐箴註解伊齋時謫在珍島註

以書論之略云夙興夜寐箴舊日亦嘗服膺而猶

未知條理之密工程之嚴若此其至也得見註解

分章析句正義崇論恢游肯綮之處而獨到昭曠

之原不勝歎服第於其間訓語數處不無有疑謹

別紙以取正焉書景福宮新修諸殿扁額○跋延

平答問清州新刻答問收使李公九月遞拜上護

軍○十月書進思政殿大寶箴○十一月哭洪上

舍仁祐先生與人書云此人有人有學拜僉知中樞府

事○十二月製進重修景福宮記 命賜馬

三十四年乙卯先生五十五歲二月書進康寧殿七月篇

○以病三辭解職即出城買舟東歸是日拜上護

軍○除僉知中樞府事 賜食物下 召旨令就

醫京師先生上箋謝 恩辭 召命不允五月再

召先生既歸李龜壽 啓曰李混以病還鄉幾一月

而先主上不知古所謂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

殆謂是也混之為人文章章操行而恬退山野崇

獎此則可以激勵士風中法於又啓曰在京

則便於尋醫問藥可使之上來於是改授僉知

召先生奉養陳謝以病乞解職各既而鄭准吉

三十三卷

又曰混有學術才華一時人才有限如此人
若後何由是再召有旨云推爾才全文論德備
清謹方欲置於宗師以滿顧問何以一疾遽退鄉
村今觀狀辭及謝箋予心缺然安心調理不計久
近上祭告家廟賜以有恩六月哭龔巖于其第先生

撰行撰先妣貞夫人金氏朴氏墓標先生朴氏出
冬入清涼山踰月而還有遊山

三十五年丙辰先生五歲五月拜弘文館副提學知
製 教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被 召

先是左相尚震與趙士秀在 經席同辭請 召
士秀曰某之為人可扶頹俗 上以御札 召之
曰惟爾卓越清簡問世文章不貪功名間居村巷
嘉其恬退之節常冀返洛之日而誠乏求賢不仕
于朝子心缺然予雖無商文之德爾豈好富春之
隱斯速上來從仕以副懇求之意又 賜食物已

而除副提學又 召再上狀辭遞副提學○六月除僉知中

樞府事有 旨情意激切故勉從可安心調病○

編次朱子書節要成先生以朱子大全中其書札

還問答之辭各隨其材稟高下學問淺深而抑揚
導救尤切於學者顧以篇帙浩穰未易究其指趣
乃撮其尤關於學問而切於 八月會族人祭高會
受用者名之曰朱子書節要

祖墓于安東○九月九日與溫溪諸親登落帽峯

○十二月草鄉約是時國有鄉徒之令先 序朱子

書節要

三十六年丁巳先生五十七歲三月作樹谷庵記樹谷先

所得書堂地于陶山之南 有改卜書堂地有感二
首再行視陶山南洞等

詩 四月遊太紫山尋大方洞○七月啓蒙傳疑成

先生自序畧曰理數之學廣博微妙未易研究或出幽經僻書必須考論而後見其義類至於隱奧之法又不可不詳或因思有契或考古有證不免隨手割記以便考閱云云

三十七年戊午先生五十八歲三月築滄浪臺後改名天淵四月

月遊鰲潭為禹祭酒俾欽建書院於潭上相其地六月跋魚灌圃得

詩集○閏七月上疏乞致仕 御批不允赴 召

入都前此六月領議政沈連源大提學鄭士龍於

之遂上疏極陳疾病難仕之意畧曰臣雖無識自少講聞事君之道豈不知不俟駕之為恭哉其所其苦守一隅處羣非積疑之中而不知變者正畏其進大有乖於事君之義也何謂義事之宜也然

則諱愚竊位可謂宜乎病廢尸祿可謂宜乎虛名欺世可謂宜乎知非冒進可謂宜乎不職不職何謂宜乎持此五不宜以立本朝其於為臣之義何如也伏願察臣迂愚矜臣瘖阉仍以前除永退田

里補過守病以畢餘生上御札答之曰今見疏辭備錄前後求退之事至陳五不宜牢執不來雖欲得人致治何能奪其志乎實寡昧不足與有為守道守義斷無來輔之意予甚赧然宜知予意

於是先生承命十月拜成均館大司成上命召先生西行九月晦入都十月拜成均館大司成先生

請政院教曰學校風化之源而頹靡已甚士習所當養正而淳蕩不美是雖予不敏不能鼓舞教化之所致亦豈不係於師長乎惟爾能文清謹合於教誨之任故予委於爾矣體予至懷盡心勤誨以

振學校以正士習賜貂皮耳掩先生啓曰臣病甚前者再為此任皆不能堪今又受任忽有如前不堪之患十一月病辭除上護軍○十二月

御筆特陞嘉善大夫工曹參判以病辭 不允再

辭三辭皆 不允始拜 命又力辭 不允

三十八年己未先生五歲二月乞假歸鄉焚黃病未

還朝上狀辭職 不允 時先生以焚黃退來不還

答之曰古人於甚不得已處亦有假他事以為去就者豈不誠於事君而然哉所惡甚於所托故也況其焚黃請告自循法例而病未還朝故因遂乞退斯豈托事不誠如談者之云乎顧人不深考古義而責人太苛耳 五月又辭 不允七月又辭 上勉許

遯參判移授同知中樞府事 令本道 賜食物

○答黃仲舉書論白鹿洞規集解 集解朴松堂英

先生為之辨釋 作伊山書院記 寫扁額及定 十二月始編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朱子以後道學之士甚多而

失學問之淺深疎密皆不可見學者病焉先生據朱子書及語類實記史傳一統志等書采摭其言行事跡各以類附焉自南渡迄于元明名曰理學通錄其為陸學者別為外集以附其後而學術有所統

三十九年庚申 先生六十歲 正月跋曹南冥遊頭流錄

○十一月答奇高峯書辨四端七情 奇六分明彥

端七情分屬理氣離析太甚是理與氣判而為兩物七情不出於理而四端不乘於氣語意不能無病以書來辨先生答之其畧曰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異名耶來喻所謂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蓋理之與氣本相須而為體相待以為用固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然所就而言之不同則亦不容無別且以性之一字言之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性善賦與之中而指此理原頭本然處言之乎由其所以

指者在理不在氣故可謂之純善無惡耳若以理
氣不相離之故而欲兼氣為說則已不是性之本
然矣夫以子思孟子洞見道體之全而立言如此
者非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誠以雜氣而言性則無
以見性之本善故也至於程張諸子不得已有氣
質之性之論亦非求多而立異也所謂而言者在
稟生之後則又不得以本然之性混稱之也故愚
妄以為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猶性之有本性氣
稟之異也然則其於性也既可以理氣分言之至
於情獨不可以理氣分言之乎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何從而發乎發於仁義禮智之性焉爾喜怒哀
懼愛惡發何從而發乎發於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
境而出焉爾四端之發孟子既謂之心則心固理
氣之合也然而所指而言者主於理何也仁義禮
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緒也七情之發程
子謂之發於中朱子亦謂之各有攸當則固亦兼
理氣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在乎氣何也外物之
來易感而先動者莫如形氣而七者其苗脉也四
端皆善也故曰無四者之心非人也曰乃若其情
則可以為善矣七情本善而易流於惡故其發而

中節者乃謂之和一有之而不能察則心已不得
其正矣由是觀之二者雖曰皆不外乎理氣而因
其所從來各指其所主而言之則謂之其為理氣
為氣何不可之有乎大抵義理之學精微之致必
須大着心會高着眼力切勿先以一說為主虛心
平氣徐觀其義趣就同中而不知其有異就異中而
見其有同分而為二而不害其未嘗離合而為一
則實歸於不相雜乃為周而無偏也今之所辨
則異於是喜同而惡離樂渾全而厭割斷不究四
端七情之所從來繁以爲無理氣有善惡深以分
別言之為不可是則遂以爲無理氣為一物而無所別
矣近世羅整菴倡為理氣非異物之說至以朱子
說為非是混尋常未達其指不謂來喻之意亦以
之也夫講學而惡分折務合爲一說古人謂之鴟
圖吞棗其病不少如此不己駁駁然入於以氣論
性之蔽而墮於認人慾作天理之患矣奚可哉自
承示翁節發獻愚而猶不敢自語類論孟子四端處
無一疑故久而未發近看朱子語類論孟子四端處
末一條正論此事其說云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
氣之發古人云乎不敢自信而信其師得是說

卷之三十一

論語

然後方信愚見不至於大謬乃敢祖述區區以請
教焉明彥又逐條辨論往復數三景後先生答之
曰辨釋義理因當精博顧其所論條緒猥繁辨
汗漫往來臨時搜採先儒之說以足已闕為報辨
之說此與舉子入場見題獵故實以對者何異假
使十分是當於身已無一毫貼近只成閒爭競以
犯聖門之大禁況未必真能是當耶由是不復作
意奉復如前之勇云云其後明彥始悟前見之誤
盡棄其說而從先生作四端七情說云孟子論四
端以為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夫有是
四端而欲其擴而充之則四端是理之發者是固
然矣程子論七情以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慤矣
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夫以七情之熾而益蕩
而欲其約之以合於中則七情是氣之發者不其
然乎以是而觀之四端七情之分屬理氣自不預
疑云云此非一半事欲見辨論始末歸宿處故並
附于陶山書堂成巖樓齋曰玩陶翁堂凡三間軒曰
此于陶山書堂成巖樓齋曰玩陶翁堂凡三間軒曰
壠雲先生每至陶山常居玩樂齋左右圖書俯讀
仰思夜以繼日家貧蔬糲僅充而攻苦食淡他人

視之疑其不堪而先生裕如也蓋先生於道所見
益觀所造益深有以自樂而忘外慕故雖處窮約
之中而能怡然自得不知老之將至也其後學徒
於精舍之西築室以處名曰亦樂取論語自遠方
來之十二月被召純林億齡等同召
義也

卷之三十一

退溪先生年譜卷之一

退溪先生年譜卷之二

四十年辛酉

先生六十一歲

正月將赴

召適墜馬以病

辭

既而天使竟不來遂停

三月築節友社

社上一日先生自溪

梅

有詩曰花發巖陰春寂寂鳥鳴澗樹水潺潺偶從山後攜童冠閒到山前看考槃李德弘問曰此

詩

有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先生曰雖畧有此意思推言之太過

濯

纓潭兄子審孫安道門人李德弘從以清風明月分韻賦詩詠前後赤壁賦夜深乃還

十一月作陶山記

四十一年壬戌

先生六十二歲

三月上巳出陶山乘舟抵

青溪臨溪築臺名曰青溪臺○李龜巖植來謁雷

日乃去

先生送

七月既望將遊風月潭不果

欲

別于石礪臺

赤

故事與知舊約遊值
六兩志果有二編

四十二年癸亥先生六十三歲三月黃錦溪計至哭之錦溪

各後以字仲舉以文辭名于世疏更有志於此學
屢選先生實錄益往來書尺甚多至是以星州

為文吾遣人祭之其葬也此行狀九月開王世

子喪出陶山設位行禮六月初四日除服

四十二年甲子先生六十四歲閏二月祭高曾祖墓于安

東會於人○四月與諸生遊清涼山有遊山九月

撰靜庵趙先生行狀○作心無體用辨有宗室鍾

坊嘗從徐花潭遊至是作心無體用說托金就礪
質于先生先生研之略曰以寂感為體用本於大
易以動靜為體用本於戴記以求發已發為體用
本於子思以性情為體用本於孟子皆心之體用

也蓋人之一心雖彌六合巨古今貫幽明徹萬物
而其要不出乎此二字故體用之名雖未見於先
秦之書而程朱以來諸儒所以論道論心莫不以
此為主講論辨析推恐不明而陳北溪心說尤極
言之有嘗有人說心無體用耶今運老之言曰心
固已有體用而探其本則無體用也深聞程子曰心
一而已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今既指其
有體用者為心則說心已無餘矣又安得別有無
體用之心為之本而在心之前也又曰動靜者實
理也體用者虛說也道理本無體用而以動靜為
體用也混謂道理有動靜之實即道理體用之實又
若為用然則道理動靜之實即道理體用之實又
安得別有一道理無體用者為之本而在動靜之
先乎又曰體字起於象上用字起於動上動之前
何嘗有用象之前何嘗有體耶又引邵子本無體
之說曰無體則無用可知混謂體用有二有就道
理而言者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是也有
就事物而言者如舟車可行陸面舟車之
者水行陸是也故朱子答呂子約書曰自形而上
者言之冲漠者固為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為

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為體而其理
之發見若為之用不可察謂形而上者為道之體
而天下之達道五為道之用今以舟車之形象為
體而可以行水行陸為用則雖謂之象前無體動前
無用可也若以冲漢為體則斯體也不在象之前
乎以萬象之具於是為用則斯用也不在動之前
乎以此觀之蓋老可謂體起於象用起於動只說
得形而下事物之體用落在下一邊了實道却形
而冲漢無味體用一源之妙矣惟其滯見於形
象之末故謂象前無體而引邵說以證之殊不知
邵子所謂無體者只謂無形體耳非謂無冲漢之
體也認體既不得該徧則認用之不得該徧不特
言而可見矣嗚呼冲漢無味者在乾坤則為無極
太極之體而為象已具在人心則為至虛至靜之
體而為用畢備其在事物也則卻為發見流行之
用而隨時隨處無不在故程先生既說體用一源
而又必有點微無間之云也夫以體用二字活非
死法元無不該妙不可窮如此以此揆之豈可徒
以體字起於動上而動之前無用乎豈可以太極
謂用字起於動上而動之前無用乎豈可以太極

為聖人之所強名而謂之為無體用乎况人心莫
知其鄉孟子只謂心之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
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如此正是說此心之用發
見於事物之間者苟以謂心無體用則不知於此
何從而有所用乎

四十四年乙丑先生六十五歲四月上狀請解同知中樞

府事職名從之傳曰予常待卿虛位多年而

而然也賜食物○有蒙恩許退仍八絕聞文定

王后喪哭臨成服○書敬齋箴圖白鹿洞規圖名

堂室語揭諸玩樂齋壁上○八月與諸生講啓蒙

○改定景賢錄按龜巖李公識曰楨曾得寒暄先

錄而聞見淺狹疎漏太甚謹以所疑稟質于退溪

先生并取金義興立鄭秀才崑壽等所錄

三

訂為定始未故附見焉錄十二月以特召傳曰
改定始未故附見焉錄十二月以特召傳曰
以不敏之好賢之誠自前累召而每辭以老病
予心不寧卿其體予至懷斯速上來且許乘駟
復拜同知中樞府事

四十五年丙寅先生六十六歲正月召命至西行至榮

川以病辭進次豐基待命不准辭有旨觀卿

然宜勿辭善調上來母負累召之誠且再辭自

命一路各邑護遣令內醫賣藥問病且再辭

兼藝文館提學又辭先生聞陞職自醴泉入鶴駕

仕在戊午還朝為成均長官身病已極二三朔間

勉兩朔僅仕三日寸無餘力可望報効聖恩

特垂矜察賜臣骸骨因依去年四月二十日遞
臣同知指揮置臣無職之地庶少追保畢義歸盡

不允促召先生既上辭狀自廣興移

一無可受之理雷連待命猶有希冀兼弘文館

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同知經筵

春秋館事○四月遞拜知中樞府事又下旨召

辭狀末至而文衡之命又下既而上見狀以

先生無起意召大臣議之大臣對以六卿不可

久曠大提學辭命所出尤不可曠職宜姑遞上

從之因命授間官拜樞府且下旨令安心調

差上來七月上狀辭免資憲加及知中樞職名乞

以前職致仕不許命待病差上來上於先

切先生屢辭不至而聖意猶動以招賢不至數

為題令讀書堂儒臣各製近體一首以進又畫先

生所居陶山令殤城君宋寅書陶山記十月撰晦

及雜錄於其上為屏風張諸卧內云

齊李先生行狀且校正文集○作心經後論先生

經尊尚尤至以為不下於四子近思錄黃錦溪後

良嘗以書譏斥其書有曰真西山華而不實范蘭

溪蔓而不切黃慈溪所見此二子亦下程篁環見

處不翔擇焉不精欲先生更加刪定先生答書力

辨其非是至是又作此論所以闡心學之淵源開

異端之榛荊者既皆深切著明而於草廬篁環諸

子之說實為之毫分縷析兼亦不沒其所長使正

學路脉煥然復明而不迷於他歧其為後世慮至

矣先生又嘗患中國學術之差白沙陽明諸說或

行於世程朱相傳之統日就湮晦未嘗不深憂隱

歎乃於白沙詩教陽明傳習錄與柳仁仲書論續蒙求

等書皆有論辯以正其失云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先生六十七歲二月復召時嘉靖

皇帝即位詔使將至大臣李汝慶等啓請五月

召聚文學之士以備酬應由是召命又下五月

有旨趣行○六月赴召入都○明宗昇遐

先生入城三月以病未及肅拜而七月為大行

聞變以烏紗帽黑角帶詣闕哭臨

王行狀修撰廳堂上撰行狀○拜禮曹判書兼同

知經筵春秋館事辭不允再辭不允○八

月以病免即東歸○九月製進大行王挽詞言

排律二十韻有序略云六月二十五日臣入都二

十六日始微聞上違豫二十七日大漸二十八

日官車晏駕臣在途加病未及拜命而遽遭

大變攀號隕絕五內糜潰加以奔走於詔使之

來勞傷賤疾頓至深劇會有春官之命不能一

日供職而辭遞自以前朝病退之臣當嗣王新

政之初又負恩命如此人臣之義掃地盡矣若

復因循不去而死於尸竊之中則數十年苦乞辭

退之義安在而致仕請骸皆不可得焉乘遽職之

際而抽身以歸誠迫於不得已也臣在都中已聞

皇宗隆慶元年丁卯

五月

令羣臣各製進挽詞臣病思昏同營構未就迨免
 填壑之日情不自抑僅得成篇附人入都冒呈于
 都監第臣以未竟山陵而歸方得罪時論不知
 其能無退卻否也其詩有命官官失守言祿祿仍
 奢古義當造去今情有峻訶義十八日在龍壽寺
 情難並處今古奈殊何之句
 以十九日大行發也答奇明彥書先生退歸在前
 引不安於在家故也
 時議紛紜奇明彥以書來問先生答之略曰因山
 慘淡森衛載臨石僚進攀普展哀勵病臣無路來
 依古寺適得來書責以古義蓋死何言其之為人
 不亦異乎某之處身其亦難矣何也大惡也刻病
 也虛名也誤恩也誤恩則為無恥夫挾無恥以
 作以劇病而欲承誤恩則為無恥夫挾無恥以
 行妄作於德不祥於人非吉於國有進退之分
 樂仕常退身豈有他哉古之君子明於進退之
 者一事不放過小失官守則必奉身而亟去彼其
 愛君之情必有所大不忍者然不以退其身然
 者豈不以循其義當此之時雖有大不忍之情不
 後可以循其義當此之時雖有大不忍之情不

不屈於義所掩也道同者不言而相符不同者千
 言而不喻身居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不知公
 意於此二者何是非何取云十月除龍驤衛大護
 何舍母惜有以辱教之云云

軍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事被 召有亂在君

德君德成就在於尊賢講學勤御經筵日接賢士
 使心宜高明然後可以見其賢邪矣合侍經筵者
 遠則宜今近之俾任經筵可也卿之下去適在皇
 皇則宜今近之俾任經筵可也卿之下去適在皇
 擢用沉賢宰相乎卿其乘駟斯速上來大司諫睦
 詹啓李滉學問該博工夫敦篤宜下書徵之置
 之學之功因必有輔導 聖拜同知中樞府事兼如
 故○上辭狀請停 召命遞講職仍依禮致仕○

拜知中樞府事兼如故又以 教書特 召許摩

自古帝王得賢師為學然後事業超出李滉有病
 而歸 上若致敬盡禮欲以為師則可至矣

皇朝先年譜卷二

從之於是先生與曹植李恒同以
既而又以日寒不仕就途令勿拘遲
和從容十二月有旨趣行應接為急
上來

二年元年上戊辰先生六歲正月上疏自劾申乞致

仕并上狀辭召命

其所謂賢士必皆正得其人而真取其賢苟或徒
有好賢之志樂善之誠而不思知人之為難不問
名器之如何不才不德之人謬加以招延之勤虛
召歎世之士遽被之尊賢之儀則舉枉錯直而萬
民不服賢愚混淆而國故日紊臣在
召命之下其前之三召也皆官降其品別無
疑則臣聞命即行未嘗有遲疑不進之時矣惟
其後之兩召也或將陞秩而擬重責或已陞秩
而授重任臣以區區之危懇不得不極力辭免况
去年入都遭變周極賤疾遽劇不能供職其於匪
躬之地義既不屈則獨有退身一義的然明甚是
以山陵在前不能雷待率爾經歸其亦理極義

變出於迫不得已也而一時物情固所咸恠或久
為好名或以為佯病或化於小禽或斥為異端是
則臣為臣失道獲罪時賢大矣再將何道可以當
聖眷而為時用乎伏願寬宥人不至之誅考先王
退人之禮收還誤下之許臣乞嚴之請云云陞崇
而申舉致仕之盛典許臣乞嚴之請云云陞崇

政大夫拜議政府右贊成有旨趣行

上又論大臣曰李深為軍職尊賢之道有所未足
可特授贊成更論上來遂有是除及疏入上以
舊臣德行之高學問之正雖閣巷之人孰不知之
予亦聞焉久矣卿在先朝累被召赴至以新
年又至都下奄遇同廷之變遽即還歸是必以新
政之無道尊賢之不誠故也予之悔恨其可勝言
古之人君雖明聖必求賢為師而況予自少不受
嚴師之教遠承艱大之業慈教亦曰予無知識
況在蒙蔽之中我何教導乎當如李深則可也常
望卿之上來慈意如是之勤而卿不肯來無乃
卿未之思乎當今朝廷雖多宿德之人予之望卿

承大統臨御以來周知攸措思聚賢德之士以輔
 不逮卿雅性冲澹存履純明居閑守靜潛心儒者
 之學蓋亦真積而力久其於義理性命之奧格致
 誠正之要必有脫然釋悟而超然造詣者置之經
 席之上觀儀度而聽議論足以去予之惰愚甚予
 之心智累次徵召皆出至誠而竟無起意予甚缺
 然頃日授卿右贊成之職者乃予慕卿之深望卿
 之重而實循乎僉曰之公也卿反以此為嫌而退
 辭尤力是予所以褒卿者適足以且卿已命遽改
 矣卿復何嫌昔先王眷寵卿而優異之者可謂
 至矣卿固不忍忘先王而棄予也卿其念之不可
 遲安而居遲六月承命西行在途連上狀更辭
 崇品乞一併改正不允先生得遞職之命即
 俯從微悃特命遞改聖眷至此何以圖報臣
 當扶曳前進以謝恩命第一品濫秩終無冒受
 之理冀併改正以謝忠州又上狀力辭既行不許
 上狀辭崇品到忠州又上狀力辭既行不許以

狀中有在途病發之命遣內醫馳視七月丙寅入都都人相傳指
 至辛未詣闕拜命以赴召稽延待罪待罪

今予得卿此實又啓請改正崇品不許壬申
 國家之福也

入對思政殿又面陳力辭不許○八月兼弘文
 館提學辭不允故事知經筵只入朝講正言

館提學辭不允吳健啓李混上來不易勿循
 例接見雖晝夕講命召講論則必有益矣從
 之先生以為規外之事非所敢安弁辭上慰諭

許癸未兼弘文館大提學執文館大提學知經
 筵春秋館成均館事○上疏陳六條一日重繼統

主上以王室至親入承大統凡所以繼志述事者
 莫非出於至誠其於仁孝之道不患其不致隆也
 然心難持於盤水善難保於風燭異時耳目之蒙
 蔽難陳愛憎之嫉惑並進日夕月深事玩情忸所

以承宗廟奉長樂者動有違慢馴致於殺其所
當隆隆其所當殺安保其必無乎此古來入繼之
君所以多得罪於彝教而今日之所宜戒者也二
曰杜讒間以親兩宮孝慈之道出於天性其倫至
重其情最切宜無有不盡者而或至於孝道有缺
慈天亦虧恒人固有不免而帝王之家此患尤多
其故何哉晚侍左右便嬖給事者無非宦寺與婦
人也此輩之性例多陰邪狡獪挾奸懷私喜亂樂
禍分勢角立爭多較少情狀萬端一或傾耳而聽
信則自陷於不孝而陷親於不慈必矣又今日
殿下之事親所謂以義而隆恩以變而處常斯二
者之際實小人女子之所伺隙而造釁者也況宮
闈之間宿奸老蠱猶未盡去不但如嬴豕之躑躅
而已伏願殿下監大易家人之義法小學明倫
之訓嚴於自治而謹於正家篤於事親而盡於子
職使左右近習之人洞然皆知兩宮至情莫重於
孝慈而吾輩讒間無以得行於其間自然無陰邪
問亂之患而孝道無闕又推此心以致孝敬於
恭懿殿道隆繼仁至義盡而三宮惟洽萬福畢
臻矣三曰敦聖學以立治本帝王之學心法之

要淵源於大舜之命禹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然舜之此言但道其危微
而不及其危微之故但教以精一而不示以精一
之法後之人雖欲據此而真知實踐乎道殆亦難
矣其後列聖相承至孔子而真知其法大備大學之
致誠正中庸之明善誠身是也臣請先以致知一
事言之自吾之性情形色日月所與倫之近以至
天地萬物古今事變之多莫不有至實之理至當
之則存焉即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故學之不可
以不博而不可不審思之不可以不慎辨之不可
為尤重不則四者致知之目也而四者之中慎思
其積累之功至於歲月之久功力之深而一朝有
豁然貫通處則始知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
真是其然而不迷於危微不眩於精一而中可執
此之謂真知也臣請復以力行之一事言之誠意必
審於幾微而無一毫之不正身則必端於一齊察於
無一事之不修身則必端於一齊察於無一事之不
也願殿下隨時隨處念念提攜件件兢兢業業萬目

衆欲酒淋於靈臺五帝百行磨礱乎至善食息酬
醉而涵泳乎義理懲窒遠改而懲勉乎誠一廣夫
高明不離於禮法參贊經綸皆原於至誠不能而忽
真之多歷時之久自然義精仁熟欲罷不能而忽
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中和之域矣四曰明道術以
正人心唐虞三代之盛道術大明而無他歧之惑
故人心得正而治化易洽也周衰以後道術不明
而邪慝並興故人心不正治之而不治化之而難
化也何謂道術出於天命而明道術以正人心者
所共由之路也故臣愚必以明道術以正人心者
爲新政之獻焉然其明之得之亦未嘗先後緩
急之施本乎人君躬行心得之餘而行乎民生日
用彝倫之教者本也追蹤乎法制襲美乎文物依
故化較者末也本在所先而急末在所後而緩也
臣伏見東方異端之害佛氏爲甚老莊之虛誕或
有執尚而侮聖幾禮之弊猶銅鞮原亂德之習濫觴
傳述而計功謀利之弊猶銅鞮原亂德之習濫觴
於末流之媚世俗學迷方之患燎原於鑿子之逐
名而况名途宦路乘機抵牾反側欺負之徒亦安
可謂盡無也以此觀之今之人心不正甚矣設若

不幸而主上向道之心少不如初則凡此數等
之人必有難然並進百端共鑽一爲所中便與之
俱化於彼矣伏願殿下執志如金石貫始終而
毋渝明道如日月亦氣陰而固下常久不已則待
興之上自新之民皆升于大猷而羣邪雜隱亦
將受變於神化之元首也而大臣腹心也通耳目
人主者一國之元首也而大臣腹心也通耳目
也三者相待而相成古之人君有不信任大臣不
聽用臺諫者譬如人自決其腹心自塗其耳目不
無元首獨成人之理其能匡濟輔弼之賢而惟求其
道其求之也不求其能匡濟輔弼之賢而惟求其
阿諛順旨者以諛遂其私所得非邪亂政之人
則必兇嗜擅權之夫君以此人爲濟欲之腹心臣
以此君爲濟欲之元首上下相蒙締結牢固人莫
能間之私入矣則所謂耳目者非耳目之司嘗爲
乃當路之耳目也於是德耳目而致勢燭燭以黨
助權臣之惡由腹心而積矣矜矜以高成暗主之
德後臣自以爲各得所效而不不知元首之禍毒發
於腹心腹心之蛇蝎崛起於耳目也

首章也朕朕情哉為事隨哉言萬事之隨責在
合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之言邪徑之為
言也至三公之諫宗則曰朕以爲不古邪徑而能
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故臣以爲不古邪徑而能
相爲用至善之道也六曰誠修省以承天愛而能
下握晉師社一期于茲而乾文屢變時尊並作和
氣不應兩麥全耗水災之修振古所無風雷蝗螟
衆異畢見此乃天心仁愛之修振古所無風雷蝗螟
殿下之三也伏願殿下推事親之心以盡事天
之道無事而不修省無時而不恐懼不可以不淨
有過失而心術隱微之間疵病山積不可以不淨
盡宮禁雖本有家法而咸屬鴟陰之美有時予以私
不可以不防聽諫諍如轉圜之美有時予以私
而牢非在清當改樂善如好色之識或至於以私
虛而強求在所當審爵賞毋濫使無功者幸得而
有功者解體或有母數使爲惡者獲免一爲善者
受害尚節義勵廉恥以名教之防衛者不可不疎
宗儉而禁奢後以裕公私之財力者不可不綏變通
宗之成憲董章積久而生弊者雖不可不稍變通

然或并與其良法美意而一切紛更之必致大患
措紳之嫉正忌與行譽而生事者固不可不預鑒
靜然或自非於賢儔善類而互相排擊之必見反
傷專倚於守舊循常之臣則有妨於奮興至治偏
任於新進喜事之人則亦至於排生亂階抑京外
胥僕狼噬納使而猶不足盜空府庫鑿浦抑將虎
吞軍卒而猶不廢妻妾通隣族饑荒已劇而賑救無策
恐羣盜之六起邊圉卒虛而南北有釁慮小醜之
祥入凡若此燕臣不敢枚舉惟殿下深知天所
以仁愛已者不徒然也內而自反於身心者一於
敬而無作輟外而修行於政治者一於誠而無假
辭不望臣恐否泰相極禍亂相承數百年昇平之
宗國事之可憂將日倍於今時之弊而天心之仁
臨章卿之道德質之古人亦鮮其倫此六條真
千古之格言乃當今之急務予雖眇末敢不眼膺
以病在告辭本職及兼帶大提學仍乞崇政加依
願改正不允遣醫問疾連辭不許辛丑詣闕

又力辭大提學三啓 不允翌日又固辭不已

許之初大提學許淳一啓曰大提學提學雖同是

臣爲主文而李滉爲提學高年碩儒反居小任而

後進初學之士乃處重地朝廷用人顛倒莫甚請

是命與淳相換而先生爲大提學淳爲提學先

生遂以老病不堪 癸卯還授判中樞府事兼知

經筵春秋館事疏大提故九月朔以獻官行祭于

康陵明已酉入侍夕講 啓事時有籍軍之舉

山陵又經天使歲且未盡善軍非時也仍於

前出劄展讀大意以爲搜兵補闕在所當急但去

年以來國恤山陵鉅役連仍八天使踵至民生

困弊今年又有風旱之災飛蝗蔽天四方憂災恤

荒之報相繼不絕國家未嘗發一號出一政以爲

救民之計方且家搜戶括賫驅侵脅急於星火邦

本寧不動搖臣愚以爲不如姑停以待年登民息

而後爲之於義爲得又言古之聖王使宮中之事

外廷無不預知官官宮妾皆領於冢宰諸葛亮告

後主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

以昭平明之治不可偏私使內外異法亦此意也

若以爲內間之事非外廷所得知則甚不可也因

別錄朱子尚宮者自爲後世法程之語以進時

業業止遺風餘烈猶可爲先朝頗有交通干預之

有老官人石尚宮者自爲先朝頗有交通干預之

罪爲臺諫所論故先生及壬子入侍夕講進講程子

四箴講畢進啓曰四箴在顏子問爲仁章孔門

子以爲聖門相授心法切要之言也因出劄乙卯

記展讀上曰此真格言當置左右日警焉乙卯

入侍朝講因講論語集註至學易則明乎吉凶消

進啓日六十四卦易理皆具姑以乾卦言之初

爻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在下卦之上故

入侍夕講

上問曰頃者朝議欲追贈道光祖其

出早有志於性理之學居家孝友中廟承其

金堤奇運韓忠等相與協力同心大有更張設

條法以小學為教人之方且欲舉行呂氏鄉約

方風動若久不廢治道不難行也但當時年

輩急於致治不無欲速之弊惟臣一時見擴者

快快百計向澄備成罔挫之護一學士類或

死餘禍蔓延至今二林之間有忠學行者惡之

輒指為已卯之類人心孰不畏禍士風大污名

官爵此亦何如也上曰頃者弘文館議追削南

貞之奸而終為中廟之累可謂罪通于天矣

論所意以先朝為善癉惡之事褒贈光祖追

哀則是非分昭也上命收議於大臣今臣

文館兩司此院各陳衷罪狀遂奪南來官爵

朔陪祭慕義殿魂明宗已卯入侍書講戊子入侍

夕講知懼側身修德不可只行文具而感動上天

也詩言敬天之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母曰高

行無時不然人欲少問則非所以敬天也中庸亦

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孟子曰存其心

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事天之道只在於存養心性

而已宋張橫渠所作西銘說此理甚分明因事親

之道以明事天之道推其極則乃聖人地位之事

而先下學工夫亦無不兼盡如此然後敬天之道不

待假飾於外而可為真實工夫矣因請講小學畢

後先講西銘從之又啟曰董仲舒有言人君正

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萬民以至於四方遠近莫不

一於正而無邪氣干其間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

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矣夫上自人君之

目若只改一二末事而欲無災則不可得矣夫節

子入侍夕講感動則往往祥瑞應之然貴在德不

在祥苟無其德又向貴於祥也十一月戊申入侍夕講是日畢講
啓曰小學大學為聖學之始終當溫故而知新小
學今雖畢講亦常爾念下也古語有之為學工夫
不患其不能進前而患不能退步退步之謂也溫故之
退而不為也舊日所學常念不忘之謂也溫故之
功深至則知新之矣癸丑入弘文館校正西銘講西
銘大臣請令先生進讀先生辭以衰病氣乏語聲
低微不足以啓發宸德大臣更請與節員同會
校正然後進講故承命而庚申病告辭職命
往又為西銘考證以備參攷賜食物已已又遣內醫問疾
給假遣醫問疾

十二月再告三宮不准辭庚寅上聖學十圖并劄子
極圖二內銘圖三小學圖四大學圖五白鹿洞規圖六
心統性情圖七仁說圖八心學圖九敬齋箴圖十夙興
夜寐箴圖命作屏帖以入戊戌出謝又辭職不許
於為學

三年己巳先生六十九歲正月庚戌除吏曹判書不拜以

病三辭許免復拜判中樞府事申子詣闕謝
恩仍乞放歸田里不許是日文昭殿之議起

初世宗做漢原廟之制立文昭殿以奉四親
及太祖神主藏主於後寢同堂異室以西為上
四時有事則祫享於前殿太祖居中南向高會
祖禰四廟列於東西略如昭穆之制成宗追崇
德宗以睿宗已祔文昭殿即位時議以為別殿號
曰思恩及睿宗已祔明廟即位時議以為別殿
宗祔則世祖當祔而於明廟親未盡不祔則
過五室非世宗之意於是祔明廟親未盡不祔則
李芑尹元衡等當國主論人皆痛憤至是大臣李
浚慶等連議仁廟賓天之後當時諸臣不顧禮
義率意穿鑿不稱文昭奉諸別廟物議憤鬱以
此一事足以感傷天地之和羣議以為當於
廟祔廟之時應入昭廟當為一世位數稍加昭舊
仁廟與明廟雖當為一世位數稍加昭舊

殿稍增間祭為後可以奉安臣等與禮官請先奉
審本殿形止頂為修繕從之○時河東邵夫人
將喪畢返魂欲就私第立廟命二品以上議先
生獻議曰追崇諸事當於國恤三年外一依宋
朝濮秀二王故事矣准二月朔陪祭 慕義殿已
家廟不可不及今造成

卯入春秋館史館與諸宰出 世宗實錄考 文

昭殿儀軌詣政院上廟圖及劄子 劄曰竊以文

廟其為制則後寢五間以奉高會祖考與太祖
五位之神前殿三間大祭則各享于此太祖居
北南向昭二位在東西向穆二位在西東向此當
初所定之制也而其間有兄弟繼立則同昭穆共一
位之法見於五禮儀宗廟圖說然不可以同一室
并一坐故當依賀循七室如一之議與宋史同位
異坐之文如 仁宗與 明宗同昭穆也 仁
宗祔時 世祖於 明宗亦為 高祖不祧故室
與位數自至於加二為六矣如是則當於本寢本
殿內議處變禮之宜可爾安得曲生異議別入他

廟乎人神鬱抑二十有餘歲况彼時 明廟聖旨
有曰 仁宗後日自當祔入見於承政院日記可
見 三 明宗遺意本如此幸今 聖上繼述已俞同
祔之際請可以正典禮之失慰神人之望矣然其同
室數言之 世祖於今親盡當祧而虛其室 以
宗進居于此其下以次而陞 仁宗來祔第五室
又有一 明宗一位如前成六而無室可入故今擬
就其東偏依 宗廟增室故事新立一間以奉安
明宗神位正合 古人不以室數限王數之義此即
後寢六間圖所明之說也至於前殿三間專為合
享諸位而設其制南北短而隘東西長而闊從前設
位自北而南恰設五位外更無餘地今加一位實
為難處倘若以此為患欲更制大作以展其地則
拆開殿屋事甚非輕鉅材難得功役不易祔廟前
恐未及成也臣伏聞古之合享皆太祖東向以南
北分左右昭穆之列自西而東此萬世所當法也
今茲南向之位隘礙難行如此不如因時處宜以
古祔之制通今祔之礙舉而行之故繼以朱子周裕
為殿圖於前以見南向難行之故繼以朱子周裕

九圖宋裕一圖以明裕必東向之意終復為殿圖
以表東向得禮之懿伏願殿下按圖據禮揆以
義理只就殿內轉北從西太祖西壁東向
睿宗在南北向成宗太祖西壁東向
北南向中宗相對不敢進居世祖之虛位此朱
舊與中宗相對不敢進居世祖之虛位此朱
子裕圖武王不敢對文王之說也如是則可免并
改殿屋之撓而又無地隘難行之患其於奉先之
道允為便當命下大臣禮官議之先生既退又上
對如劄意命下大臣禮官議之先生既退又上
右廟圖既而大臣禮官會議以為殿內享祀儀
貌不純用古禮乃世宗季思無窮以伸晨夕事
生之敬位置向背規制已定百四十年常行之制
一朝改易事體未安於是議格不行先生又啓
曰臣非不知原廟為俗禮然俗禮之中有一端難
行處變通以從古禮之懿以祖宗聰明正直與
天合德之靈豈不諭其義以為乙未入侍朝講已
非禮而不安其享乎不允
亥詣宣仁門外上劄乞退 不許壬寅再上劄乞

退 不許○除議政府右贊成不拜詣闕外上劄

力辭 許遶○三月丙午又詣闕乞并遞兼帶職

名致仕歸田 不許至是先生去意已決連日詣

義殿院恐先生遂去 啓請祭後引拜判中樞

府事戊申詣闕謝 恩入對夜對廳乞退 許之

上引見先生勉番拜三先生乞退益懇上曰卿
今歸矣無乃有所欲言者乎對曰古人云憂治世
而危明主蓋明主有絕人之資治世無可憂之心
有絕人之資則以獨智馭世而有輕忽羣下之心
無可憂之防則驕侈之心必生此其可懼者也今
世雖似治平然南北有釁生民困悴府庫空虛將
至於國非其國狎有事變則不無土崩瓦解之勢
不可謂無可憂之防也 聖質高明經席之上通
貫文義羣臣才智不足滿 聖意故論議處事
之間不無獨智馭世之漸識者預以為慮臣前日

所龍上天乃龍在天之上其有亢龍有悔之言夫
飛龍在天乃龍在天之上其有亢龍有悔之言夫
高矣故過自高亢不肯與臣下同心同德則賢人
在下位而無輔所謂亢龍有悔也夫龍之為物以
雲而神其變化無雲雖欲神其變化澤被萬人其
同德則如龍之無雲雖欲神其變化澤被萬人其
可得乎此君德之大病夫太平極則必有生亂之
漸今時則然事或有病夫太平極則必有生亂之
放手之頃從流而下遇風波而覆也然必學問之
功不廢然後私意可勝而此等病痛自當消釋矣
聖賢所言為語莫非存心之法而亦貴於知其要
前日所進聖學十圖非私見之先賢所為其間
臣只補一二圖而已其工夫則益深而發輝於事
學字為主以此致思焉則所得益深而發輝於事
業可知小臣願忠納誨之誠也
圖三而中下二圖即程圖而其餘分理氣處語多
未穩故舍之而以孟子程朱所論本然之性氣質
之性兼理氣而言以情言之循理而發者為四端
之性兼理氣而言以情言之循理而發者為四端

合而為之發者為七情故中國以本然之性此主
端而為之發者為七情故中國以本然之性此主
臣所為而皆援引聖賢之語非臣之妄作矣此
曰心統性情何謂也對曰西銘言天地之塞吾其
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氣為主宰而非統性情乎蓋
氣為心也發用亦心也此所以統性情也對曰上
問圖內虛靈二字在上而應接事物者何也對曰
靈心之本體無有言乎對曰我祖宗深恩如此
矣功德上曰更無有言乎對曰我祖宗深恩如此
澤之功不須言矣
子之德不須言矣
皆被大罪自是邪正相雜奸人得志報復私怨之
時必以此為己卯餘習士林之禍連續而起自古
有如此之時也明廟初言矣臣以既往之敗事
一入出相繼用事士禍不忍言矣臣以既往之敗事
啓之者欲為將來之大戒也自古人君初政清明
正人見用君有過則諫之有失則爭之君必生
厭苦之意於是奸人乘隙而逢迎之人心合
為若用此人則吾所欲無不如意自此與小人合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晉書卷之三十三

而正人無著手處然後奸臣得志招朋引類無所
不為矣今新政之始凡所諫爭皆屈意從之無大
過矣久而勢將相分而奸人必勝與初政大相反矣
則邪正開元時姚宋賢臣滿朝以致太平而緣玄
宗多欲君子諫之而李林甫楊國忠輩一意逢迎
由是君子盡去而小人獨留終致天寶之亂一君
之身而其事如二人者初與君子合終與小人合
故也宗社臣民之福也臣之所欲戒告者無大於
此也上曰所當以為戒又問卿於朝臣無可
薦者乎對曰今日在大臣之位者皆清慎六卿無
邪慝之人至於首相當危疑之際不動聲色而措
國勢於泰山之安誠柱石之臣所當倚重者意其
無出於此人也上又問學問之人對曰此難言
也昔有問於程子曰門人孰為有得程子曰此謂之
有所得則未易言也其時如游酢楊時謝良佐張
繹李籲尹焞諸人不為不多而程子不敢輕許之
臣豈敢上欺天日以某人為有所得乎如奇大
升多見文字亦於理學所見超詣乃通儒也但收

斂工夫少耳 啓訖遂退 賜豹皮褥一部胡板
二斗 令本道給米豆又 命治途給馬及曳船

軍護 午漏下拜辭出城宿東湖夢齋亭已酉乘船

東歸宿奉恩寺 名士傾朝出餞各賦詩叙別先生
有詩云列坐方舟盡勝流歸心終

日為牽畱願將漢水添 庚戌宿揚州無任浦辛酉
行現寫出臨分無限愁

至家○四月上狀謝 許退 賜食物仍乞解職

致仕 不許 初先生朝四方想望風采及聞其
退朝野莫不缺然執義權德輿上疏

日賢者之去畱人心之向背關焉國家之存亡係
焉頃者判府事李滉上章乞骸方待 上命而政

院 啓曰雖不得不送願為引見而送至於引見
之口徑 啓給馬而自 上教以未穩之意則又

曲陳乞退之由是 殿下不許而政院乃成之許
也當其時使政院 啓以賢者去畱係人心國家

向皆存亡之故且陳 聖學方急之時不可使此
人暫去於 經席之意導 上以率執不許至誠

皇朝先生年譜卷之三

請雷則混雖欲去其可得乎臣按小雅白駒為雷
賢也其首章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絜之維之以
末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道遙二章曰皎皎白駒食
我場藿絜之維之以求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其三章曰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
期慎爾優游勉爾追思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
不足縻雷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以此觀
之古人於賢者之去欲其雷萬方而其志之不遂
亦不暇恤也如此今也未聞有繫駒之人而反有
給馬之請何耶混之為賢臣未論其他若以學問
之事言之未知當今之世孰處其右平生精力盡
在於此真知實踐工夫已成恬靜自守不為外慕
真儒者之高蹈斯文之宗正觀其六條之陳十圖
之獻與夫隨事手劄論文口對識見高深論議精
粹綽有淵源斷非俗學所及而懇懇危誠惟在啓
迪當此進講方急之時欲求經幄宿儒舍此其誰
如此之人雖在前代猶恨其未遇况同一世而反
棄之乎前日請來之時殿下念專在好賢而
朝廷上下如不克見今者既去之後未知
一念尚保如前而朝野羣心已見疑恠而解體矣

長此不已臣恐人心將至放散而無所歸宿矣孟
子曰好善優於天下傳曰不有賢者其何能國伏
願殿下察人心向背之機戒國家存亡之故篤
念好善責己招賢以修羣情以基大業宗社幸
甚生民幸甚由是乞退歸志以難棄是以姑許以安卿意耳不許致
仕不遞職名意有七月草川谷書院二先生祝文
存焉卿宜知悉

○九月答盧伊齋議喪禮書

四年庚午先生七十一歲 正月上箋乞致仕並上狀辭免

職名 不許 有旨卿年雖七十非若他人茲不

懇非許辭退也還朝之期予三月又上箋乞致仕

不許 仍令乘 四月辭 召命申乞致仕 不許連

辭 不許 ○五月與諸生會易東書院 ○出陶山

與諸生講啓蒙○七月至易東書院與諸生講心

經有齋中夜起看月詩八月易東書院落成往赴○九月上

箋乞致仕上狀辭職名不許館只兼帶校書復

出陶山與諸生講啓蒙心經○十月與奇明彥書

論心性情圖○十一月以病倦謝遣諸生有和柳

精舍見投三絕其一云孔聖猶箴擇里人曾云文

會輔成仁老來更覺疎為學慚愧空還又待春

行時祀於家廟時先生已有疾子弟請勿參祭先

不參奉擯奠物親已卯答奇明彥書改致知格物

說○十二月丙申命子弟錄還他人書籍戒勿遺

寓為奉化縣監命呈辭丁酉命兄子寧書遺戒令

狀于監司禁家人祈禱

辭禮葬二勿用碑石只以小石書其前面云退陶

晚隱真城李公之墓其後畧叙鄉里世系志行出

處如家禮中所云此事若此他人製述相知如奇

高峯必張皇無實之事以取笑於世故嘗欲自述

所志先製銘文其餘因循未畢草文藏於亂草中

搜得則用其銘可也又曰人之觀聽四方環立汝

之行喪非他例也凡事必須問於知禮有識之人

庶幾宜於今而不遠於古其餘處置家事數條

午見諸生命子弟勸止先生曰死生之際不可不見

與諸君終日講命子弟勸止先生曰死生之際不可不見

論亦不易事命子弟勸止先生曰死生之際不可不見

弘司書籍命子弟勸止先生曰死生之際不可不見

子寢命子弟勸止先生曰死生之際不可不見

命贈領議政命子弟勸止先生曰死生之際不可不見

命子弟勸止先生曰死生之際不可不見

命子弟勸止先生曰死生之際不可不見

命子弟勸止先生曰死生之際不可不見

凡喪葬 恩真皆用議政禮別 遣右副承旨李齊閔致弔又 遣右承旨俞和祭之皆異數也

乙卯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

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察監事

五年辛未三月壬午葬于禮安塞芝山南子坐午向之原

葬 先庄所居二里許子寓以遺戒再上章力辭禮葬 不許墓刻用遺戒題曰 退陶晚隱真城李公

之墓初先生既卒遠近旬旬赴弔如恐不及雖平

日未嘗及門者亦皆巷弔咨嗟愚氓感隸無不廷

痛多有累日不食肉者至是士大夫及儒生會葬者三百餘人

六年壬申 萬曆元年癸酉十一月朔奉位版安於伊山書院行

釋菜禮院在榮川郡治東六七里戊午秋郡守安瑞所建先生嘗作記至是郡守許忠吉就

院中立祠以祀先生事聞明年 賜額伊山書院

二年甲戌春建書院於陶山之南一鄉士子議以陶山先生講道之所不可無書院乃就書

堂後數步而闢地營建焉

三年乙亥夏書院成 賜額陶山書院

四年丙子二月丁丑奉安位版於陶山書院行釋

菜禮是日廬江書院亦奉安位版行祭先是安東

江上流建書院在府治東三二里乃白蓮寺舊基名曰廬江書院前有樓曰養浩十二月

贈諡曰文純道德博聞曰文中正精粹曰純

二十四年丙申閏八月戊寅埋誌石

退溪先生年譜卷之二

退溪先生年譜卷之三

附錄

言行總錄

先生天資穎悟神彩精明性紅端慤不喜狎弄長
 好學問養以道義故聰明正直為榜忠信而精純
 溫粹不露圭角氣和而毅辭婉而直學博而要行
 全而篤清而不激介而不矯慕古而不滯處世而
 不流先生之於為人可謂幾乎美且大安而成者
 矣癯然若不勝衣而進道之志堅如金石儉然夏
 出塵表而操修之功著於日用爵祿之榮懼若坑

塾之陷已義理之真孰如芻豢之悅口學已成矣
而汲汲乎如未能及德已修矣而謙謙然若無所
得古人所謂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者將非先生
之謂歟蓋先生生纔半歲失其所怙年未髻鬣已
好讀書雖無父師勸勉程督之勞而日謹課誦不
敢少懈應對拜跪温恭恪順見者已知非常兒矣
稍長讀論語小學等書且自警悟惕厲言語動止
必以禮法而尤篤於愛親敬長鷄鳴盥漱衣帶必
飭以省大夫人怡聲下氣婉容愉色無或少失至
於昏定亦如之枕席之設衣衾之斂必身親為之

未嘗委諸侍兒與仲兄同居累年仲兄年長數歲
而事之甚謹嫂叔日夕相見必致禮敬多自遜避
不敢當大夫人嘗謂人曰人言子弟必待父兄之
教未必然也吾於此兒少無導養之方未嘗見其
不冠不帶箕踞偃卧之時云云蓋天性然也既又
博觀經傳兼通性理諸書已見大義於聖賢事業
存心服膺久矣其羣居斂衽端坐或觀書或靜默
以終日未嘗為閒話雜說人皆敬畏之雖有不檢
者亦皆斂躬自飭無敢肆弱冠游 國庠時經已
卯之禍士習日趨浮蕩見先生所為人皆笑侮先

生不以易志處之超然雅意林壑不求聞達中因
苦學頗得羸悴之疾且知俗情難與俯仰自預司
馬之選無復榮進之意道遙泉石菽水為懽若將
終身竟以家貧親老黽勉就舉以至顯途而非其
所樂也乙巳之變幾陷不測既而棄官東歸卜居
退溪之上世味益薄而讀書求道之志則愈堅愈
確在京嘗得朱子全書讀而喜之自是閉門靜居
終日危坐專精致志俯讀仰思要以真知實得為
務而其信之篤悅之深無異於耳承面受由是所
見日益精明所造日益純固於諸經微詞奧旨如

探淵採珠入海觀龍因其所已知益致其精推其
所未盡以達其餘盤錯肯綮之處悉皆爬梳剔抉
極深研幾求之未得則或語於人得之於人則必
求於心昔所未解者今悉融釋下達濂洛諸書更
加沈潛玩索優游涵泳驗之於心體之於身而見
之於行也於是世之稱薦者或以書法之精或以
文章之妙或以恬退或以清白其知之者不過以
為明經飭行之人而已 朝命屢擢進退無怛而
先生一心向道如水必東如矢注的如金百鍊要
於升實頭做工以求至乎大中至正之道不但欲

以一藝一行成名而已平居日必早起必冠帶
坐則欵膝立不跛倚有背竦直視瞻端正行步安
徐發言精審無拘無迫不肆不怠完養精神表裏
融徹周旋進退雍容中度語默動靜端詳閒恭念
厲未見子詞氣罵詈不形乎婢僕至於飲食衣服
尤致節儉人所不堪安之若性接物處事則教子
弟慈而義御家衆嚴而惠事長則不以貴老自怠
奉祭則不以筋力自惰處宗族必敦睦矧待賓友
一以和敬親疎貴賤咸得其宜吉凶慶吊各稱其
情家至屢空而未嘗求諸人 君有所賜則必以

分諸隣薄於自奉而厚於恤窮簡於治產而密於
持已威儀容止之間事物應接之際無不各得其
理由是鄉黨服其化遠人慕其德賢者樂其道不
賢者畏其義凡有所爲必曰先生以爲何如豈不
謬矣而後行之識與不識咸曰退溪而不以官稱
之益不敢以爵位爲先生榮也樞衣請學之士日
以益衆更進迭問無不隨人淺深從容啓迪諄悉
告諭提撕誘掖惠澤忘倦一以開明心術變化氣
質爲先其言則聖賢之訓而其理則得之於心其
用則散於萬事而其體則具於一身故終日所論

不過乎孔孟曾思濂洛關閩之書而其出無窮語
益親切不離乎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爲己謹獨之
事而擴而充之則雖舉而措之國與天下可也由
是遠方之士聞風興起百舍重趼而至至於達官
貴人亦皆傾心向慕多以講學節己爲事於是經
書有訂議則凡俗學之膠固穿鑿者參互考訂以
歸於正啓蒙有傳疑則凡諸家之分合異同者旁
通曲暢以盡其蘊晦翁旣歿枝派遂分學者未必
一能守其的傳故理學有通錄而學術有所統一朱
書雖存編帙浩穰讀者未必能究其指趣故刪節

其要語而聖學有所發端至於天命圖說則初因
鄭處士之雲所撰而參究濂溪子思之說改其誤
補其欠凡人物之稟賦理氣之化生粲然如視諸
掌而靜養動察之功寓於其中是皆有以滌世俗
之陋習發聖賢之蘊奧開後學之心目而其見於
尺牘答問之間者明白切當精微曲折翫縷異陳
有以洽服人心至於中原道學之失傳流而爲白
沙之禪會陽明之頹僻則亦皆披根拔本極言竭
論以斥其非具見於白沙詩教陽明傳習錄跋語
若吾東方則非無志道向學之士而或拘於象數

之學或昧於理氣之分近者騰理於口舌之間遠者馳心於窈冥之域或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此比而然其能博學審問精思力踐以求進乎斯道者蓋難其人先生每寤歎隱憂以為吾道之病故其為學也先近小以及遠大合精粗以兼內外知行互進動息交養耐煩喫辛日乾夕惕而又不弛於嚮晦冥息之地中夜以起恒誦四子心經等書以自策勵然先生蓋未嘗以是為足以盡道也虛心遜志好問察邇己未有得則捨而從人言而中理則取善於己物我相資彼此交發而成已成物

之道備矣平生無書不讀而不雜以浮華虛誕之文無理不窮而必歸於道德仁義之實教人循循有序而於大本大原處亦必指示無隱蓋以學者雖不得不急於切近之工夫亦不可不察於道體之高深也然其為說皆切於受用非如大軍游騎出遠無歸也此復留意禮書討論道傳參酌時宜以教學者未及著為成書至於格物致知之說則素排俗解之陋已著其說竟得高峯奇峭奇書乃復研究始悟前說之差更為定論以報而先生已病矣示能手書只今子弟脫簪裳以送於諸所嘗與

論辨上處入於易言前數日猶令取所訂心經附註
誤字處送于東都改正板本意先生篤學一念炳
然如母之死不巳亦見於此矣若其道德之高下
學問之淺深非末學所敢與知而信道之篤好學
之誠不學不誨不厭不倦則雖曰晦翁之世適可
也襟懷灑灑語度清越每遇佳山農水幽簡迥絕
之處則或攜壺獨往或命侶俱遊徜徉嘯詠終日
而歸必所以開豁心會疏滯精神資養性情之一
事非偷閒玩景放意林泉之化也至如詩章字畫
之妙特其餘事而典雅研精早有能聲晚年所作

則皆彫華剝彩斂鐔韜鋒而冲澹健奧端方縝密
如出兩手獲之者如靈龜拱壁然亦可見所稟之
厚所養之深而多能日進如此矣晚構精舍於陶
山以為頤神養性之所其置器自得之趣備見於
自撰詩記中非他人所能道也又製陶山四時吟
及十二曲極言間居味道無窮之樂以寓其懷蓋
將以是自老而 明宗晚年今 上初政眷注甚
重旌招耆至先生矍然如不自容每一 召命之
下一爵秩之陞必披肝吐膽引義據禮以達其進
受之難 朝廷諒其誠懇或遞其官或不任職蓋

以慰安其意而冀其必來也先生亦以君臣義
重論旨懇切或到京師而亦未嘗久留蓋其一
進一退一去一就如權之稱輕重如度之度長短
錙銖必察不失尺寸非俗人淺見所能盡知而亦
非可以易而論也故嘗舉胡文定之語以告人曰
人之出處語默如寒溫飢飽自知斟酌不可決之
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其於帝王格致誠正之學
聖賢懲窒遷改之方則或因面對或因啓劄或為
圖或著說毫分縷析於幾微之際極本窮源於靜
密之中橫論豎說丁寧懇到無復餘蘊至於文

昭一議請正 太祖東向之位定昭穆南址之序
庶幾因此復見三代宗廟位向之正而卒未之行
其愛君憂國之心雖閒居未嘗一日而忘于懷每
聞朝廷一政事之失則憂形于色一舉措之得
則喜見于言晚年所慮非止於此深以輔養君
德清源正本為當今急務每遇當世之賢士大夫
言之懇懇不已蓋先生之於道義敬之如神明信
之如著龜用之如菽粟服之如裘葛故事苟得義
雖被人非笑有不足恤當其招之而不來援之而
不止上白廷紳下至韋布無不疑其太執而先生

運溪先生言行錄卷三
一
確然不易唯義之從故先生之所為世人固多不
識而其行則可以質諸古人而無愧者矣故東人
之望之也如祥麟之在乎郊藪儀鳳之翔于千仞
日星乎中天砥柱乎奔流泰山喬嶽之巍然也然
先生猶自謂以虛名取高爵處江湖係朝籍最為
平生之患故既進則乞退既退則請致或陳情或
自劾無歲不然而末年援例上箋三乞致仕而不
得則又於疾病之日遺誠勿立碑辭 國葬只以
退陶晚隱之號書於墓石嗚呼是先生平日意也
先生之學學者雖多而知者鮮矣知者雖存而得

者尤寡是以能形容其德美者難矣然先生之文
俱在後之善讀者當於此求之則亦知先生之心
矣先生之生上距朱子之世幾乎四百年地之相
距亦幾乎萬餘里而先生尚且讀其書求其義以
達其道後之人若以先生學晦翁之心而求先生
之學則其至於道也不遠矣噫我東僻陋士局見
聞上無以傳下無所承雖有作者鮮克必至求其
學問之正大義理之精深功夫之至到操履之堅
確潛心發憤體道成德者以穆所見一人而已山
梁頽壞吾道無托嗚呼痛哉

墓碣銘 先生自銘高峯奇大升叙其後

生而大癡壯而多疾中何嗜學晚何叨爵學求猶
邈爵辭愈嬰進行之跲退藏之貞深慙 國恩豈
畏聖言有山嶷嶷有水源源婆娑初服脫畧衆訕
我懷伊阻我佩誰玩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寧知來
世不獲今兮憂中有樂樂中有憂棄化歸盡復何
求兮

隆慶四年春退溪先生年七十再上箋乞致仕
不許秋又申乞致仕 不許十二月辛丑先生卒
訃聞上震悼命贈領議政葬用議政禮遠近聞

之無不齎咨歎惜相與弔哭明年三月壬午葬家
東寧芝山南支先生姓李氏諱滉字景浩嘗卜居
退溪因以自號後構書堂陶山又號陶叟其先真
寶縣人六世祖碩起縣吏中司馬試 贈密直使有
子曰子脩官至判典儀寺事討紅賊有功封松安
君移居安東周村高祖諱云侯軍器寺副正 贈
司僕寺正妣淑人權氏曾祖諱禎善山都護府使
贈戶曹參判妣貞夫人金氏祖諱繼陽成均進士
贈吏曹判書移寓禮安居溫溪里妣貞夫人金氏
考諱埴成均進士累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

成妣義城金氏春川朴氏俱 贈貞敬夫人先生
生未晬而孤少受學于叔父松齋公既長劬書屬
志益自刻苦嘉靖戊子進士甲午登第爲承文院
副正字轉博士遷成均館典籍戶曹佐郎丁酉冬
丁內艱服闋拜弘文館修撰歷司諫院正言司憲
府持平刑曹正郎弘文館副校理校理兼 世子
侍講院文學議政府檢詳轉舍人司憲府掌令成
均館司藝兼侍講院弼善司諫院司諫成均館司
成乞假展墓明年甲辰春以弘文館校理 召還
除左弼善遷弘文館應教典翰病免爲司饗院正

後授典翰李苞啓請削官已而苞又請勿削授司
僕寺正丙午春乞假葬外舅以病見遞丁未秋授
應教被 召既至病免戊申正月出守丹陽郡換
豐墓已酉冬病辭徑歸被劾棄二階壬子夏拜校
理承 召還朝除司憲府執義改副應教陞秩成
均館大司成病免復爲大司成爲刑曹參議兵曹
參議俱以病免爲僉知中樞府事乙卯春在告解
職雇舟東歸拜僉知中樞拜弘文館副提學連被
召命皆辭以病戊午秋上疏乞免收召 御批不
許入都謝 恩拜大司成俄拜工曹參判累辭不

許明年春乞假歸鄉三上狀請免授同知中樞府
事乙丑夏上狀陳懇解官以居冬下 旨特召復
授同知中樞丙寅正月力疾登道陳狀乞骸道拜
工曹判書又兼大提學遂力辭新 命還家族罪
遽授知中樞府事丁卯春以 詔使將至有 召
命六月入都會 明宗昇遐今 上嗣服拜禮曹
判書辭不許以病免卽東歸十月有 召命授知
中樞旋以 教書促行具疏力辭戊辰正月拜議
政府右贊成又具疏極陳難受之義又下 教書
促行上狀懇辭遽為判中樞府事七月詣 闕謝

辭上疏陳六條又獻聖學十圖拜大提學吏曹判
書右贊成皆力辭不拜己巳三月上劄乞歸劄四
上猶不已 上知其不可雷引見慰諭 命馳驛
護遣是月先生至家上狀謝 恩仍乞致仕初先
生寢疾戒子寫曰我死該曹必循例請用禮葬汝
須稱遺令陳疏固辭且勿用碑石只以小石題其
前曰退陶晚隱真城李公之墓略叙世系行實于
後如家禮云可也又曰此事若托人為之相知
如竒高峯必張皇無實之事以取笑於世故常欲
自述已志先撰銘文而因循未畢歲在亂彙中搜

得用之可也。高既受戒，再上疏辭禮葬，不得命。遂不報，更葬墓道之表，用遺戒刻其銘。嗚呼！先生盛德大業，卓冠吾東者，當世之人亦既知之矣。後之學者，觀於先生所論著，將必有感發默契焉者。而銘中所叙，尤足以想見其微意也。迂愚無狀，蒙先生英厲成就，不啻如父母天地之恩。而山頽梁壞，無所依歸，竊念遺戒之言，雖不敢違，而所以揭日月而行者，亦不可泯其迹。敢記其大槩而為之辭。曰：先生幼而端序，長益涵揉，中歲以後，絕意外慕，專精講究，洞明微妙，充積發越，人莫能測，而方且

謙虛卑遜，若無所有，蓋其日新上達，有不能已者。至於出處去就，相時度義，務求吾心之所安，而終亦無所詘焉。其所論著，反復紆餘，光明俊偉，粹然一出於正，揆諸孔孟程朱之言，其不合者寡矣。亦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嗚呼！至哉！先生再娶先娶金海許氏，進士瓚之女。產二男，後娶安東權氏，奉事瓚之女，俱贈貞敬夫人。子篤奉化縣監，窳早世。孫男三人，曰安道、辛酉生、負。曰純道，曰詠道，女二人，長適士人朴擺，側室子一人，曰寂。

墓識

奇大升

有明朝鮮國故崇政大夫判中樞府事兼知經筵春秋館事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退溪李先生墓識

先生諱滉字景浩居于禮安系出真寶自少好學不喜為官行年七十考槃之寬嗚呼先生官雖高而不以自取學雖力而不以自有倪焉孜孜庶幾無咎視古先民孰與先後山可夾石可朽吾知先生之名與天地而並久嗚呼維衣與履兮託在茲

阜千秋萬世無或躑躅也

教書

丁卯十一月十六日 教書

王若曰嗚呼君臣之相遇豈不難哉賢者以道義自重而不輕於用世人君以祿位自尊而不務於求賢此其相遇之難也若人君而有求賢之心賢者而有用世之意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則豈有難乎予以冲幼纂承 祖宗丕緒仰述 先王之志俯悼生靈之窮思與賢者共成治教夙夜不敢違寧惟以不得賢者為懼焉茲於經筵之上聞卿道德

之懿學術之正當今賢者孰踰於卿乎已諭卿斯
速上來以副求賢之誠矣第念誠意未孚恐卿以
予為尋常備召而不屑於就復有云云也聞卿自
盛年以來不以爵位為榮常以退身求道為志此
賢者之事也聖人有言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
達其道卿既以隱居求志矣今不可行義以達其
道乎抑卿之退居也豈不以身之有病乎時之多
故乎學之未盡乎而卿間居二十年學已盡矣予
體先王遺教稟慈聖至意普施恩澤有寬者
伸有才者用時將早矣卿雖曰身有疾病亦非沉

綿牀席之證也為予強起輔予于治諭予于道豈
有不可能乎卿若於此時又執前日之說以退為
義則豈合於聖賢之道乎世亦何賴於賢者而賢
者不必有益於天下國家也且以前賢之已事觀
之宋哲宗元祐初宣仁太后同聽政用大臣薦召
河南處士程頤赴闕以為崇政殿說書頤門人有
勸頤不行者頤曰食土之毛而為王民召而不至
邦有常憲寧宗即位之初召知潭州朱熹為煥章
閣待制門人請見曰上虛心以待敢問其道何先
熹曰以天子之命召藩臣當不俟駕而往吾知竭

吾誠盡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預計也二子傳聖人之統其去就豈不然乎惜乎宋之二主求賢不誠用賢不終孔文仲醜詆之疏入而程子有西監之除韓侂胄優人之戲呈而朱子有宮觀之逐始焉求之如恐不及終焉棄之如遺二主之昏庸不足責也然於二子何病乎予欲以二主爲戒而庶幾用卿之有終卿其以二子爲法而納予於無過之地也卿雖曰年老而有病朱子之赴召也年已六十五矣而朱子自少時常以疾病留落矣豈至暮年乃反無病乎誠以義所當就則不得不就也

予不欲勞卿以職事卿在經席以輔台德豈有終不可能乎日者卿承先王召命而來纔到都下適值先王賓天卿亦以疾而遽歸予在哀惶罔極之中不知卿之歸也後乃克知之賢者去予而予不知予甚愧焉予慕卿之道德而卿不予顧予甚懼焉予以寡昧嗣無疆大曆服實有無疆之恤當此發政之初四方其必有觀之矣卿若勉而一出則四方之人必將曰吾君庶幾能用賢也枯槁沈溺之士亦有欲出而爲之用者矣卿苟不爲勉出則四方之人亦將曰賢者不爲吾君出安能大

有為乎云爾則卿之去就非獨卿之一身為重而於國之隆替豈不大關乎卿在 先王朝屢被召命而或不能來 先王至以招賢不至為歎是則先王之欲用卿可知也 先王欲用卿而未及用以遺予冲子命卿起而輔予以報 先王之恩則先王陟降之靈豈不有大眷於卿自古賢者在時人或不知及其異世而相慕亦無及焉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昔之不能用賢今以為歎安知後來者不以今日為歎乎卿其善飲食慎思慮從容上道以免霜露疾病之災不至重予愧懼可也子

方欲諭卿以此意今見卿書狀又以病辭詳卿所陳事亦然矣然卿不可不為予一起以示予周行也卿若務安氣體隨便上來則何恙不已乎嗚呼卿庶幾一出予日望之卿其毋徒以退為義也嗚呼予冲子有言卿其欽哉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館典翰奇
大外行

戊辰四月初二日 教書

王若曰嗚呼莫難於知賢可好莫甚難於好賢有誠有誠則士皆願立而不仁者遠不誠則近者不稽而遠者不來夫誠之不可掩如是彼賢人者顧亦

何負於國哉予以冲子入纂大統惟不克負荷是懼諒闇之中須有命令經席之上不替講讀唯知急親賢之為務疇可與共天位治天職以光我祖宗以濟我生民唯卿經術德義為士人所宗仰久矣予聞之爛熟亦可謂知其真可好者矣雖其爵祿不入心恬靜以養性有若不可得而奪者誠得致敬而盡禮焉則庸有不動者而幡然改圖以共予天位天職為 祖宗生民之寄豈不賢於夢卜哉於是諭以予意不一再而止卿執前志不欲變嗚呼予之好卿其亦未矣何其宜起而莫之起

使予長抱如渴之懷而不可已也嗚呼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豈予好之之誠有所未孚而爾歟往者貳公之除非因於左右實出於予衷也非以悅於卿實協於輿情也卿每以退為義以病為勞以媒爵為嫌以不學為辭卿意固然予實疑之仕止久速聖人所以不仕無義厥有明訓士之處世也安得潔身而已乎長往而已乎揆之於今非有將大有為之君矣未必無宣仁之臨乎上范呂之處乎下而賢人君子亦安敢誣其不在列乎卿不可見義則翩然而來不合則脫然而去乎不可樂則

行之憂則違之乎嗚呼臣隣攸屬常恐孔文仲之
見煎人才將興豈恤蒲宗孟之不耳即今春夏之
交風日軒暖正病者蘇老者安之時也鄉年齒雖
高精力不衰誠欲一出而相就或輿或輶或駟或
舸其勢無不可者而道路觀聽必有加額之望矣
况爵者非求之可得也學者非已之可私也予實
諳焉卿何疑為昔在先朝屢被徵召而辭最後
一命成至豈不以獎進職重而製述官輕乎然
亦先王好賢之誠有以致之也及先王實天
卿遽以疾歸而予莫之知殆孟子所謂昔者所進

今日不知其亡者予甚愧焉予小子不誠於賢久
矣其下克致卿宜也卿獨不能推未報先王之
盛心以及予眇躬乎卿意一受人籠絡便不得自
由殆不然矣殆不然矣魚水際會千載一時義苟
不安矣病苟不已矣蓋亦浩然有歸志夫孰能禦
之嗚呼予自問安奉真之外惟務經筵莫有以專
精問學比因災變遽見撤簾而萬幾之政萃于一
身將焉有暇彌不知所出卿庶幾一顧予日益
望焉予不敢勞卿以職事以重卿病雖卿疏出於
惻怛然皆非予所期於卿者是可慨息也已昔晉

人謂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而况不為安石者其
如蒼生何士林何國家何不宜過自菲薄引喻失
義以孤蒼生士林國家之厚望只得慎飲食少思
慮補助醫藥以自持從容上道用副予如不及之
誠嗚呼有感必有應卿固有以繹之矣故茲教示
想宜知悉

學文節直提
學盧守慎行

祭文

遣承旨致祭文

維隆慶五年歲次辛未正月甲子朔十六日己卯
國王遣臣承政院右承旨俞泓諭祭于率判中樞府

事贈領議政李滉之靈唯卿稟資純粹天挺英特
學求為己志存濟物先立根基自任進修委質
三朝仕與學優遂厥名韜求道彌篤難進易退屢
召旋乞休養多年益用其力程朱格言鄒魯微旨
研精覃思自表完裏養深積厚充然自得擔荷大
事遠紹絕學雖未大施表儀家國屢進疏章精衷
惻怛 先后季季眷愛允隆卧龍纔起 舜殿已
空耿光難覲攀號莫追旋歸故山予罔聞知思深
側席敢效卑辭來對講筵予章得師示予罔行言
辭懇惻上書論治提綱絜目建圖指學闡幽明微

作聖經帛初不外茲警子顧諟靜存動察庶盡忠
誨以輔台德論思未久告歸斯切寧不追綏以馮
以翼第念卿意厭入脩門姑許素履乃安丘園追
思今日益愴予情人之明道世不常生遠慕前賢
恨不同時况今相遇夫豈偶而天授難留是誰之
咎賢者出處係於元后招旌非禮設醴亦待不
虛拘用之必專予誠未篤致卿辭退千載際會一
失難再雲林遠隔霖雨懸思猶帶舊職不許懇辭
庶幾復來圖臻至治天不憖遺永違予懷予悼鑑
二士悲山頽有屏環座寓目增哀嘉謨猶在德宇

難回贈爵崇禮豈為卿榮惟遵厥訓庶不負卿懷

允不忘如對典刑茲遣近臣敢陳予誠史曹佐郎
吳健行

二十四日遣禮官佐郎趙
仁後致祭文

云云惟卿受天間氣為世真儒上帝孔顏下效程
朱精思力踐學以為己曰明曰誠惟敬與義兩進
夾持從事於是念我東國聖學久絕名儒數家雖
或有作學問之方至卿更明博而又約庶幾大成
上接不傳下啓羣蒙一洗固陋為道學宗士有定
向人知致力待後不渴君子之澤天篤生卿將欲
有為志蘊經濟未及設施斯文不幸天意難知早

年筮仕宦情如寄辭退多時在朝無幾 先后
年求賢側席卿來應召遽見過密寡昧踐阼翻然
又起蒼生屬望士林注意予倚爲重求治方急卿
復辭疾乞退彌切皎皎白駒邈焉難繫兼善一世
卿豈無志親賢之誠寔予之恥然予所冀庶復矣
止佑予寡躬底治予義天不憖遺胡寧忍此追惟
經幄而承忠告經世大典傳心要法爲予諄諄言
猶在耳圖序古訓一貫其旨疏陳治道條有十六
示予周行望予體察卿之忠愛至此極矣能自得
師子有所恃頃在冬抄聞卿病革予心殷憂庶可

救樂遣醫未幾訃來亟且梁折山頽天實喪予旣
令近侍遙奠靈室繼遣禮官酹此泃酌不昧者存
卿其來格嗚呼哀哉

弘文館修
撰鄭琢行

祭退溪先生文

盧守慎

嗚呼先生而至斯耶至大之道至正之學至精之
辭至高之行旣不復得而見之已而已而慟矣慟
矣成就君德之器誘掖人材之才黜伯行王之術
難進易退之節終豈復得而聞諸已而已而慟矣
慟矣如守慎者蚤免葉尹之問晚篤了翁之知聯
被西掖資麗澤之多時偕假東湖受尋顧其幾夜

自論道講性之外惟憂國愛士之誠一敗塗地萬
事聽天賞予不挫勉予不止白首歸來復瞻德範
方且倚以稽疑庶可從而補過何此計之不諧遽
此訃之相及已而已而慟矣慟矣一慟二慟三慟
而止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有老在堂未失一臨此
懷惻惻又復一慟遙奠綿漬尚克歆思

又祭文

奇大升

嗚呼痛哉梁木之壞而泰山之頽乎吾復何以為
懷也上悼斯文之墜地下憐晚學之失依曷為不
使我骨驚而魂飛也嗚呼痛哉粵在去歲仲冬之

初委拜一書以問起居矣俄於便中獲奉惠書至
月十五日所裁而託隣邑子京轉寄以來既警我
以稜角之太露又申之以時事之可虞矧乎物格
無極之訓釋繳紛往反而不克合者竟同歸而並
趨感章之忱慰滿之衷言固不可以喻而心亦不
能以容也以為如此雖未得陪杖屨而承聲教亦
足以滌離愁而發愚蒙也繼於是月之望三因季生
咸亨之伴仰修一狀以達區區之下情焉達夫賤
伴之言旋乃眷手翰以還答始言憂患之煎迫益
致憊倦於應接終言曾痲之暴起挾以他證而呻

伏卒嘆請老之不遂勉我久間而靜學私竊於字
畫之異昔而未始覺神氣之愆痺妄謂舊病之偶
動當見勿藥而有喜夫豈知其為末訣之筆而不
復更承教指也耶嗚呼痛哉臘月二十日適在錦
城之西村忽得孛生之報伏聞先生易筮於初八
之昏驚呼失聲痛徹心膂不自知此身之生而存
也併得令孫氏之書乃知先生寢疾之詳又知後
來仰修之一狀以先生疾而不遑披達於几案之
傍也茫茫天地會晤無從惟有畢餘生而遊地下
庶或有以接儀刑而躡遺蹤也嗚呼痛哉竊念頑

鄙之資實蒙誘掖之至恩既深而義重每用嚮往
而不敢置思欲乞郡於嶺外儻得躬造於門牆
日月之逾邁恒祝道體之壽康何人事之不可期
遽承音於不祥恒摧慕以永號懷鬱鬱以增傷絀
辭千里以寓一酌悲不能悉我之情也伏惟先生
之如在尚冀有以鑑此微誠也嗚呼痛哉

又祭文

具鳳齡

恭惟道緒邈乎淵源一言授受昭揭大原洙泗光
闡會之有元遭秦不燼逮宋而明海東千載粵有
先生賦質之純稟氣之英學自心得不由師承深

思力踐動準規繩終乃大成浩然其歸表裏交正
動靜莫違精金美玉絕無瑕愆水壺秋月炯出天
然喬嶽屹峙瑞星澄輝云胡不淑而至於斯嗚呼
我邦僻處裔陞箕化已緬文獻無聞羅季入唐始
事藝文松都蔚興儒教彬彬豪傑迭出代不乏人
自茲以降舊屬愈新羣賢濟濟震耀光塵顧惟嫡
統莫究似續亦厄于時有不施設天相斯文委有
宗托曷不遐壽慘禍斯酷嗚呼世遠士多歧惑高
悟性命絕廢文字卑或沈淪徒徇外志認用為體
疑真誰晰放言驚俗闕無階級涓流瀾漫古今所

惜不有先覺孰啓來學濼濼之分毫釐必折瑤璞
之混織芥必擇反本窮原捐華討實車輪鳥翼極
精致一赤幟一豎不煩辭說繼開之偉者賢同烈
嗚呼哀哉誠正之學敬義之功充卷純粹積累從
容格君之忱衛道之篤明白的確忠正懇切進揚
王庭國有著龜退講于家人有宗師今其三矣慟
哭何追嗚呼哀哉余以小生晚窺門牆治心之要
讀書之方獎掖諄至俾克榛棘竊念鴛庸質魯心
塞中年廢棄沈痼乘之榮名熏肺又苦奔馳至于
今日質質頑肉庶收桑榆以補黥刑人事變遷遷抵

增哽咽嗚呼哀哉去歲冬初祇謁溪居德音辟盡
神思晏如笑語怡愉心間氣舒指陳術業言不暇
餘亦及時事憫迫款獻會幾日時忽焉遠隔斯文
之喪斯道之孽邦國之瘁士林之戚山頽梁毀痛
寃寧闕嗚呼哀哉方寢危苦往拜于室首言年齡
衰悴之端真元竭盡暴疾遽干次言平日講會之
難感念疇昔意何拳拳豈知此言而訣終天儀刑
未昧後期何緣潛思至此五內摧煎敬薦菲素曷
罄寸心長呼一聲冀賜昭臨嗚呼哀哉

又祭文

趙穆

恭惟先生圭璋令質銖寸積學寤寐源洛羹牆考
亭進道之誠老而彌篤達哲會聖理融義精既造
高明愈攝謙德不已不止任重道悠山梁忽頽安
敢安作穆生同縣邑幼蒙提撕初質難離坐成自
昧知非四十懷痛無窮珍重至言尚載簡牘儀刑
雖隔神鑑在茲庶奉周旋不負餘訓單杯薄奠豈
足為羞聊展微辭薦此衷曲嗚呼痛哉

又

又 趙穆 先生 員中 禮李純仁 李應鳳 中學生

荷數先生天資純靜不由師承早事誠敬臨菴書
中場然有悟俯讀仰思弗得弗措細繹四子益加

精力晚而好易玩心無畧研深極微理無不格全體實護義精守約優入道闡謙若不足望之可敬充養外這審行澆止聖賢為則身危道窮自信愈篤學于無求講論不輟七知向方殆變舊學道全德備為世矜式昔我先三待士有誠念茲作人受擇老成龜山雅望允屬先生左訓右箴教告諄三未克授室旅病為祟所好不在宦情如寄陶山依舊寓樂衡宇寥寥立林歲月遲暮直積力久造詣九極心傳河洛絕學復續迨其季年應召入城滿朝注想如待神明六條草奏剴切治道十圖

昭揭開發妙奧存誠 講筵庶幾啓沃志與時違
懇乞骸骨遲遲孤帆江上三宿歸來故居竟遂初
志七進七退以禮以義士夫高仰指為依歸謂當
暫揭尋復 召追誰謂一疾乃訖于斯之矣宗師
國無著龜召道何托嗟哉吾黨一團和氣未隔坐
上樞衣何日更升執壺天之將喪墜緒茫茫我慟
非私惟道之孤道路脩曾余由齊趨遠且菲薄執
事有格千里寓辭敬奠一爵感此哀誠尚其昭假
嗚呼哀哉

陶山書院奉安文

趙穆

恭維先生天挺英雋圭璋今質琢磨功深寤寐洛
閩遺緒孔孟與自之學以至從心一念始終典學
無怠不至不已希聖希天嗚呼先生道直德盛著
龜邦國師表士林百世間風尚如興起與茲觀德
誰無柔遠惟是陶山講道之所孔之闢里朱之考
亭組豆不陳吾黨之恥載其載度經之營之有血
其宮有儼其位樽罍滌瀝黍稷馨香凡在駿奔一
心精白尚其昭假陟降在茲惠以光明啓佑我後
世世無斃敬恭以承

祝文

維萬曆某年歲次某甲子春二月某甲子朔某日某
甲子某官姓名敬昭告于先師 贈領議政文純
公通陶李先生心傳孔孟道紹闢洛集成大東斯
文準極屬茲仲秋謹以清酌翰音用申常薦尚饗

伊山書院奉安文

朴承任

大哉聖道原出於天羣聖承緒述為後先孔集大成
孟後無傳曠世罔程遠績絕絃盛六流行猶待
大賢卓哉考亭淳遠光前斯道大明天開日懸德
施斯普覃及海壤圃老獨詣不幸情願文運再昌
培植百年四儒相繼純篤精專橫道清刻未克究

宣天未喪文先生作焉德器渾粹襟量冲淵早受
小學篤好斯偏世方禁抑一意不遷根基既立操
履益虔造次必是夕惕朝兢聖賢方策熟復貫穿
推究義理忘食鑽研曰子曰史傳記註箋靡不涉
獵提要鉤玄程朱遺書語錄之編來自中邦始見
其全公獨耽嗜炙腴膾鮮沉潜涵泳鑽仰高堅至
樂在斯富貴浮烟肫然避舉不受拘牽退溪之岸
陶立之巔仁山智水登陟所洽靜中深造妙契魚
鷺義精仁熟矩方規圓至治久過民苦顛連王
鑑羣情夢卜登延尺不可枉竟秘陶甄行截卷舒

允合經權楹真遠兆喬嶽崩騫蒼生無祿士林悲
纏遺澤所霑泉遶火燃知伊龜城公有園田弱齡
遊學玉潤珠聯羣居肅敬動遵韋弦師範一鄉汚
染自前親炙既深咸切慕羶瞻彼伊山翠虬蜿蜒
維谷有院堂室靜便淑初經營實肅恭錫記之規
之曲示諄詮卷懷言返亦駐行轡實起履病誘掖
拳拳學子受賜盈懷簡答教育之功沒世愈綿鄉
賢祭社香火聯翩如公道德前後誰肩廟祀尊崇
吾無間然顧惟末學叨茲備員仰止遺風無路執
鞭適會斯役敢不勉旃維院之東有址平平大小

歡趨其成式邁祠宇渠渠畫棟朱椽肅肅其堂淨
几新筵揭虔妥靈展也吉蠲牲肥酒香秩秩豆籩
有儼矜佩登降周旋洋洋如在地中之泉先生之
心秋月寒泉先生之學十圖一篇美牆瞻慕教化
無邊祇祀自今其永無訖

廬江書院奉安文

柳成龍

嗚呼先生道崇德全清純之質獨得於天精詣之
學妙契前賢真知力踐懲窒遷改會萬歸一如水
注海帝閔吾東日星昏衢敷文闡教大啓蒙愚山
梁旣頽典刑未渝民彝同好四方雲趨矧伊鄉邦

敢昧所尊翼翼書堂經始廬原追惟過化草木含
馨山高而峙水流益清遺風如在盛德彌長揭虔
妥靈時日孔良青衿濟濟羣佩錚錚神其來假儼
如茲觴

埋誌告文

趙穆

維萬曆二十四年歲次丙申閏八月十四日戊寅
門生趙穆等敢以清酌庶羞敬告二先師退陶李
先生之靈意惟我先生厭世今至二十有七年之
久而墓道之誌尚闕良由時事之推遷論議之靡
茲以高峯奇大升所撰文謹刻而埋于壙南土

吉猗歟先生道德之藏精金鏤彩美玉埋光江
世藏靈呵禁不祥秋千世億永保無疆尚饗

文集告成文

維萬曆二十八年歲次庚子五月十五日丁巳門
人趙穆等謹齋沐敢昭告于先師退陶先生神位
前噫恭惟我先生去世于今三十年餘而文集尚
未刊行於世壬辰以來倭賊之變公私書籍蕩盡
於兵火之中而幸賴天相斯文神明護佑遂得保
全無所散失若不汲汲開刊以傳於世則人心世
道終未知何如而吾黨之罪亦非輕矣肆於己亥

春謹與諸同志共議開刊高山景行好德所同遠
近大小開風興起或送米豆或輸布物或送工人
以助其役學子雲集或書寫或讎校無不精審率
皆樂心興事晨夜展力乃於今五月日訖功遂藏
其板於本院俾遠近欲得是書而讀之者任其自
印流布四達則其傳之永久從可知矣流之廣而
傳諸遠則先生之道庶可行乎凡在觀聽者咸以
為斯文之慶莫大於是故不敢不告

別天淵臺告文

萬曆二十九年歲次辛丑十月乙丑朔門人趙

敢昭告于退陶先生之廟猗歟我先生得此
身此臺而命之以天淵者豈偶然哉而弟子之
今日鑿崖石銘此名而留示無窮者亦豈徒然哉
惟先生去世于今三十年餘庭草已蕪而光風未
泯霽月凝輝每一登臺而望焉則鳶之飛而戾乎
天魚之躍而出乎淵者依然固在也感慨惆悵徘
徊而不釋者竟日而况人事之推遷世道之陞降
臺之廢興存亡亦不可知則後之人追先生之遺
迹欲知其處而未得者安知其不如吾儕今日之
懷而或甚焉者乎徘徊徬徨感慨不歇忽覩此崖

石上茲三字者昭揭江皋輝映山門則寧不為之
躍如也若見當時鳶魚之起者耶茲以李相山海
所書天淵臺三大字刻于崖石庶令千載之下來
遊斯地者其於思程所贊上下察也活潑潑地並
與先生平日玩樂之意舉眼斯得則豈不有以開
心目於指顧之間明天理於既晦之餘乎然則斯
崖也斯石也雖謂之目擊道存可也噫臺雖壞而
石不轉世雖變而名不泯惟先生道德之昭著于
其天其淵豈不遠歟豈不遠哉雖被世俗笑
不足恤者噫惟先生在廟之靈陟降庭止敢

可以聞

退溪先生年譜卷之三

余觀古之聖賢之言垂訓以牖後學其功盛矣然其
詩之也必有待於後之人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
又相懸矣於是往者日遠來者日忘幾何不至於泯
焉而無所尋迹嗚呼其可悲也夫萬曆己亥春刻
退陶先生文集於陶山書院士殫工勤越明年夏告
成蓋云 先生易筮三十一年而始就其亦艱矣一
日鳳城琴君璫之自陶院來見余河上以年譜為託
意予亦知言者何敢當其事何敢當此事顧有可說
詩及門之人耶謝殆盡存者亦寥寥拱矣今
史後數十人求 先生警教音容於長壽幕猶

功道乎此乎 先生出處去就與夫立朝
論道於門人知舊辨難後復者有 先生文集亦可
以參乎 毋亦依據畫翫蓋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去取
焉兼且自校於追慕 先師之心為宜乎 琴君曰然
遂撥昏次輯成編又以言行錄碑銘墓誌寺及一教
書祭文類次而附于後俾來世得有攷焉觀者恕其
僭妄而補其疏舛則是又余所望也 西廡柳成龍謹
跋

退溪先生年譜卷之三終

